

T 856/4280(10)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1901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 1957

四書孟子大全統義卷之二 子亂子

上元萬人望書巖氏彙輯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公孫章句上 凡九章

**綱** 此章以齊王反手為主前六節黜伯功以崇王道下俱詳言齊王之易德具主時勢是輔管晏有時勢而無德文王有德而無時勢以齊王則以德而乘時藉勢也今時則易然當今之時唯此時為然三句皆兼時勢在內○前四節勿露出霸字方不碍以其君霸句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詞以問也



**序論** 公孫丑問曰。吾夫子固有志用世矣。設使今日得當要路而秉齊國之政。如當日管仲晏子之功業。可復自期許乎。

**集疏** 蒙引路者人所必由也。如掌刑罰之權。則凡掌刑罰之科者必由焉。如操錢穀之柄。則凡有錢穀之數者必由焉。是彼當要路而我必經由。其路而通塞皆在于彼者。故曰居要地也。○體註功即霸顯。此處請勿露許。是孟子自許言期得定否。齊宣王曰可得聞。丑曰可復許。皆震望不敢必之詞。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序論** 參淺說戰國之時。大道之不明也。久而功利之入人也深。故雖以孟子之徒。尚未敢必孟子之能為管晏。而不知其卑管晏而不為也。故荅之曰。齊人之所知者。管仲晏子。子真齊人也。溺于時俗之見聞。亦惟知有管仲晏子而已矣。此外學術事功。有高出管晏萬萬者。皆所不知也。

**集疏** 韓雲飛曰。子誠齊人也。就議論上見其見識之小而已矣。見得管晏之外。聖賢之學。皆所不知。雖是鄙野。亦是鄙野。管晏處聖賢之事。謂正心脩德而致主于王道也。即下文以齊王意。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尊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

蹙子六反艱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艱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木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



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原註** 汝但知齊有管晏不知管仲事功。固聖門弟子所羞稱者也。昔者或問曾西曰：聖門有子路者，吾子自度與子路孰為高下？曾西蹙然不安，曰：子路在聖門，聞過則喜，見義必行，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乃吾先祖所敬畏而推讓者也。我何敢與之比乎？或又曰：子既不敢比子路，然則自度與管仲孰為高下？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乃比我於管仲？且以管仲之事言之，凡人功烈不至于大就者，或因得君不專，或因行政不久耳。管仲相桓公，桓公委心信任，其得君如彼之專也，獨操國柄四十餘年，大小政務都出其手，其行政如彼之久也。若是有大抱負者，宜其功烈之遠且大矣。今考其功業，不過假仁義以成霸功而已。其功烈則如彼卑陋，而無足觀也。管仲之為如此，爾何乃比我於是乎？

**集疏** 蒙引兩孰賢就人品說，初擬曾西于子路，因其不敢當，始及管仲。玩然則二字，或人亦知管仲不及子路也。其識高公孫丑一層矣。得君專便，含個

勢在行政久，便含個時在功烈卑。歸重在德不足，把專與久兩路相形。見得無解于功烈之卑，重功卑句。○畏是敬畏不敢玩忽意，非不及而畏避之也。○此子于是是字，指得君專三句，謂爾何乃比我于此等之得君專行政久而功烈卑者耶。○體註功烈卑全在心術上，看出一匡九合功儘不小，所少者光明正大耳。下是字亦在心術上，羞與之比。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子為之為去聲。○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原註** 觀曾西此言，則管仲者乃曾西之所不屑為者也。曾西與我同道，曾西既所不為，而子何乃為我願望之乎。

**集疏** 蒙引為我願，猶云替我願上可復許從。孟子說故許為自期，此為我願。從公孫丑說，故願為相望。若云不願，又安所言許語氣正答可復許乎句。○要見得孟子與曾西總是不為不願，不可押曾西末要補不為晏子意。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與平聲○顯顯名也

**原註**公孫丑曰夫子謂曾西不為管仲則不為晏子可知抑知管仲晏子大有功于齊乎管仲相桓公尊周攘夷諸侯皆奉其命晏子相景公布德緩刑一時盛稱其賢致其君顯于當時管仲晏子之功烈卓卓如是而夫子猶以為不足為不知更何以加于此乎

**集註**蒙引以君顯如陳踊貴屨賤之說而使其君尚德緩刑述省耕省斂之言而致其君興發補助皆是○李岱雲曰上已說功烈如彼其平豈不知其為伯為顯乎今丑却又舉來說甚重兩以字見其伯乃管仲以其君伯其顯乃晏子以其君顯這是何等才力故下文以齊王猶反手以王正對以伯以顯兩字說前可復許是疑其不能此猶不足為是訝其不屑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易也

**原註**曰若我當路于齊而得君行道則輔佐齊君以成王業其易猶反手也豈特霸顯之功而已哉

**集註**蒙引此是孟子自負也以言能輔佐之也正承上文以其君霸顯二字說來皆謂能致其君也猶反手則不必言專且久矣○**原註**時勢在內○王謂成王業○反手與運掌不同○運掌是順治○反掌是轉亂為治○孟子以王字壓倒霸顯字此句一章綱領○**范紫登**曰以字內大有作為以齊霸而後天下尊齊以齊顯而後天下知齊以齊王而後天下統一于齊說出王字把霸顯二字形得一些不值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



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庸論**丑因孟子王齊反手之言而疑曰以管晏為不足為弟子既已惑矣今  
又以王猶反手如是言則弟子之惑益甚管晏姑無論且以文王因心出政  
之德可謂極盛又享壽百年而後崩則其德之施亦不為不久宜乎致王之  
易易矣然僅三分有二其德猶未徧洽于天下及武王克商承清大定周公  
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澤大行洋溢四海是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如此  
王業何其難也今言王若反手之易然是無待于百年無待于相繼非惟管  
晏不足為則文王之德亦不足以為法與此丑不能無惑也

**集論**蒙引德蓋指治岐之政九一世祿不禁不孥之類下文德行速亦指仁  
政也且與未洽及後大行字意相符不只就文王身上說○百年後崩不可  
謂在位百年也在位無百年只言其壽長以見其在位之久也○翼註大行  
二字總承武周言不必分政教○猶未洽于天下重天下字大行大字正與

天下字相應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  
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  
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  
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  
難也

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  
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  
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庸論**參淺說孟子曰文王之德何可當也其所以不及致王者非其德有不

足所值之時勢然也商業始于成湯由湯而太甲太戊祖乙盤庚以至于武  
丁聖賢之君凡六七作其累世德澤深洽于民心天下歸殷久矣久則人心



固結難以變而之他也。其世德在人如此。且以武丁之賢能用人修政。雖當國運中衰之時。而一加振作。赫然中興。遂能朝諸侯有天下。以復湯之故業。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相去七世。尚未久也。其在下則累世勲臣之故家。與舊民淳龐之遺俗。其在。上則流風之化善政之事。猶有存者。其餘澤未民如此。又有同姓之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異姓之膠鬲。五臣皆賢人也。相與同心匡救。以輔相之。其多士維持。又如此。故紂雖不道。國不遽亡。必待日久而後失之也。况當紂之時。尺地莫非商之有也。一民莫非商之臣也。依然一統之勢。然而文王僅守侯服。猶起自方百里焉。文王所值之時。勢皆難。是以致王亦難也。若其德則何敢當哉。孰謂文王為不足法耶。

**集**析疑此節備言文王興起之難以發明文王何可當也。一句何可當就德言。正反不足法句。由湯至難變也。一段見人心戴商之舊。武丁至猶有存者。見商家遺澤之遠。微子至輔相一段。見眾賢維持之力。故久而後失。總承

上三段是言時之難。尺地至百里起。是言勢之難。是以難句總承上時勢言。所以致王之難。故家以勲舊言遺俗以沿習言。澤之在下者。流風以脩齊教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澤之在上者。曰故曰遺曰流曰善。皆本商先王身上來。時勢之難。易前後俱未明言。只借齊人語一點出耳。作者只會大意。不必板分尤妙。○蒙引問周自太王日已強大。何文王猶方百里起耶。曰是時商運雖衰。王制未改。故只是仍舊百里之國。太王王季又非挾君無已。而併吞隣國。以自封殖者。其所謂強大。只是人心來歸。國勢內實耳。○武丁一段獨詳者。蓋武丁是六七作末底一人。正商家興亡之分界處。故特鋪張中興之盛。以引起紂來不重武丁上。○翼註朝諸侯。即是有天下。非既失而後有也。只是振起之耳。○李岱雲曰。時勢不平。對甚重時字。觀前言時之難。歷歷序來。至勢之難。只以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一句帶出。可見即後夏后殷周之盛。節言勢之易。王者不作節言時之易。玩本文且字一轉。亦歸重在時上。



蓋戰國之時乃急于望仁政之時。卽無齊國之勢亦不害其易王也。未有疏于此時。未有甚于此時。兩點明時字。今時則易然。唯此時爲然。亦重點時字。大有深心。常解一味平說。似未得孟子本意。○太甲於桐處仁。遷義克終。允德。旣復辟而惠保庶民。不敢侮鰥寡。號爲太宗。五世至太戊。治民祇懼脩德。而祥桑死。三世至祖乙。恪謹天命。以河決之害去毫。遷耿。六世至盤庚。又以河決之害遷于亳。行湯之政。商道復興。自盤庚之後。小辛小乙繼立。商運又衰。諸侯皆不來朝。天下已非其有。武丁能用人脩政。得良弼。戒雉。雛。伐鬼方。商道興焉。六七作只言其邁興之意。不必拘六爲誰。七爲誰也。武丁至紂。凡八世。一百八年。故久而後失之者。言失之于武王時。不在文王手頭失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鎡音茲。○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言

知文王所以難則知今日所以易矣。子齊人也。抑聞齊人有言曰。作事

者以智慧。然雖有智慧之巧。不如乘事勢之便。乃可以有爲而建功。不則智慧無所施。種田者以鎡基。然雖有鎡基之備。不如待天時之至。乃可以力作而有獲。不則鎡基無所用。可見時勢爲王天下之藉也。而勢必因乎時。吾謂以齊王猶反手者。亦以今日之時則易然也。

集說

蒙引鎡基正韻註作鎡。鎡鋤之別名。○翼註智慧泛以作事言。不指國家說。與鎡基平對。○顧麟士曰。此節文勢似地脈之有過峽。○李岱雲曰。時

解皆以今時時字。作日字看。言今日之時勢則易然。愚意固兼時勢而勢必因時。此意正須見得。如下當王者不作。憔悴虐政之時。則雖有地不改闢。民不改聚之勢。亦何所施。旣當王者不作。憔悴虐政之時。則大國五年。小國七年。皆可以致王。孟子單點時字。不點勢字。恐有眼目。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原註**何以見其勢之易。彼夏后與殷周之盛時。王畿之地。未有過于千里者也。而齊方千里。有其地矣。且民居稠密。雞鳴狗吠之聲。處處相聞。自國都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有其地。則地已闢。而不待再闢矣。有其民。則民已聚。而不待再聚矣。地廣民衆。澤可遠施。以視尺土一民。皆商之有。而文猶方百里起者。不侔矣。由是行仁政。而王天下。莫之能禦止之也。夫何難于王哉。**集註**饒雙峰曰。勢指事力而言。是矣。但說到富強上。仍近霸習。蓋地廣民衆。則澤之所及者遠。而力之所加者大。故為勢之易。○丘月林曰。鳴吠相聞。是國都之居民稠密。鳴吠達乎四境。又是四境之居民稠密。○范紫登曰。行仁政。只帶在勢上輕遞過。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

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饑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原註**參淺說不但此也。且周自文武至今七百餘年。無有聖君撫世。是王者之不作。未有疏闕于此時者也。王者不作。故諸侯分爭。而干戈賦斂。無時休息。民之憔悴于暴虐之政。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又不比商賢聖繼作善政。猶有存者于此。仁政一行。不待深恩厚澤。而民即感德歸心。譬如饑者易為之食。渴者易為之飲。致王又何難哉。蓋時之易也。又如此。

**集註**析疑且字緊承上文來言。不但有勢。且又有如此之時也。末二句要補。仁政在饑者上。要補致王在為飲。下饑者二句。以况憔悴之民。易于見德也。此饑渴與下倒懸。俱是比喻。但此二句在見德上說。下解倒懸在歸心上說。微有別耳。○易食易飲。屬與飲食的身上說。即行仁政。行字意。



四書章句 卷之二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郵音尤○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序論** 參淺說時勢固易行仁而况仁政之行本自速者昔孔子有言曰人君

之德出身加民其流行之機更速于置郵而傳命蓋其誠于此而動于彼不待疾之而自速不待行之而自至也德行本速如此况又有時勢之可乘乎

**集說** 饒雙峰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面文王之德底德字蓋德是本全靠時

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磁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上數節兼時勢別難易如此則似看德較輕故引孔子語又周旋

說德亦自速以起下仁政得時勢則反手可必之意仁政即德畢竟急着乘

時借勢斷在今日也○引孔子言不必說時勢在內○馬通曰置步通曰郵

○置郵傳命雖速猶有漸而至若德之流行舉心加彼不介而孚比那置郵為尤速也○呂晚村曰文無時勢故難齊有時勢故易然易固是速難亦是

速緣德本極速也此節只引証得一個速字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序論** 唯德又乘以時勢所以當今之時亂極思治時則易矣齊國萬乘地廣

民稠勢又易矣于此而一行仁政以慰民心則民心懽悅如解倒懸一般及不但如饑食渴飲而已故所行之事但行得古人一半而長駕遠馭其成功

必較古人而加倍之唯此時為然蓋時勢易而德行速是以用力小而成功多也所謂以齊王由反手者此也而子乃以管晏之功為我願之乎

**集說** 蒙引上三節尚寬論個時勢德道理如此此方總承上意而申斷之○

當今之時時易也萬乘之國勢易也行仁政猶解倒懸德行速意也此處方



連德行速說然亦不是時勢易故德行速也。○呂晚村曰事半功倍正統結齊王反手之易與文王百里之難。○何屺瞻曰他處故字不過承上語此語脈引下緊與惟字相呼應。○范紫登曰古之人暗指文王事半不必百年繼世功倍可反手王齊末句正繳上三段意。

### 加齊章

**提綱**此章以不動心為主其所以不動心者由于知言養氣而知言養氣却從願學孔子來前吾嘗聞大勇于夫子已伏願學之根後堯舜百王等語亦與大任相應。○首節言已當大任而不動心二節至守約也大槩言不動心之有道自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而反動其心言告子之不動心而斷其失自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矣言已之不動心所以異于告子者在知言養氣自宰我至學孔子也言已不敢當孔子而實願學孔子自伯夷至末則言孔子之尤盛于群聖以見其所以願學也。○胡雲峰曰前則深斥告子

闢異端也後則推孔子承聖道也。○范紫登曰此章大旨謂養氣却全不在氣上著力本原只在自反而縮集義行無不慊于心等工夫則在必有事焉數句盡之而氣于此養言即于此知故知言處只舉現成數語以工夫盡于養氣也。○李岱雲曰孟子之學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唯窮理為能知言唯集義為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參淺說公孫丑問曰夫子設若加以齊卿相之位得行其道焉雖由此



位而建功立業。小則致主于霸。大則致主于王。亦其能事無足怪矣。然任大責重如此。亦因而動其心否乎。孟子曰否。不動心也。蓋我年至四十。道明而無所疑。德立而無所懼。此心已不動矣。今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又何動心之有乎。

**集注** 朱子曰。公孫丑非謂孟子以卿相當貴。動其心。謂霸王事業。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耳。○祈疑不動心氣象。如投之至大而不驚。納之至繁而不亂。便是。○蔡氏曰。由此二字。指得位行道。孟子曰否。已見當大任而不動心。又言我四十不動心者。見心之不動。非臨事把持。全是生平涵養。已到心體已完。未用世時。已如此。及當大任。只是尋常酬應一般。更何幾微搖動。此句內便含知言養氣學問在內之意。○按饒雙峰謂。註恐懼疑惑。是心之所以動。以孟子知言養氣。是說心之所以不動也。知言養氣自在。不動心前一層。故註于公孫丑口中。明下恐懼疑惑四字。蓋對大任講動心。其

實不外疑懼二者。不但爲下文知言養氣張本也。特且未知孟子之个疑惑。由于知言不恐懼。由于集義耳。俗解皆謂此處恐懼疑惑四字。不應露出。亦可笑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

**序論** 參淺說。丑曰。當大任而不動心。若是則夫子之勇。過于孟賁遠矣。蓋孟賁之力。僅能舉一物之重。而夫子之心。則能荷一世之重也。曰。人若固守其心。而使之不動。是亦不難。卽如告子。乃能未至四十先我不動心。何難也。

**集注** 不動心甚難。而孟子曰是不難者。蓋不問其所以不動心者何如。而但曰不動是不難也。先我是不待四十先字內。已涵強制意了。註內未爲知道。且勿用出。○蔡虛齋曰。孟賁以力。孟子以心。丑非全然不曉。只形容勇于擔



當意註借字好。○孟賁齊人。能生拔牛角。秦武好多力士。賁往歸之。過孟賁。遠贊孟子不動之難也。○告子硬把定。強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義精理明。雖酬酢萬變而自然心不動。此處孟子亦姑借此以抑告子耳。意本陳新安及朱子。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原註** 丑又問曰敢問不動心固有道乎曰一心而應天下之事惟其有主乃能不動是有道也

**集論** 陳新安曰集註有主二字包得闕下文黜舍曾孟之不動心皆是有主。黜以必勝為主。舍以無懼為主。曾孟以守約為主。但有精粗之分。○存疑有道乎兼孟子告子大槩問曰有亦言凡不動者皆有道有字虛說要得各隨其意見之所到而有道以主之則能不惑不惧而不動意

北宮黜之養膚也不虜撓不曰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黜伊紂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曰逃曰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服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原註** 合叅試即舉昔人不動心之道觀之嘗聞北宮黜之養勇也其膚不至被刺而撓屈其目不至被刺而轉睛逃避不但不爲人所刺推其心雖一毫小挫辱于人即若撻之于市朝之大挫辱而在所必報即其不肯受辱之心非惟不受挫于褐寬博之賤必欲有以報之亦不受挫于萬乘之君之貴必欲有以報之以故視刺萬乘之君之貴一若刺褐夫之賤視天下又安有可畏憚之諸侯乎非惟不受挫而必欲刺而報之也雖惡聲至已已必以惡聲



報之况挫辱之不止于惡聲者乎此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集注** 黜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下田丑以孟貢比孟子故孟子以勇士之類言之此二節不重只借二子以律告子一流以引到曾子上去○自不虜撓至不受于萬乘之君一截總累詞以畫出必勝黜舍二節不是實叙當時行事實述當時口語是極其形容話所以說約不虜撓二句勿作被刺正画出無人敢當光景若已被刺而僅不結玩不逃是已往事况被刺亦無不撓不逃之理○兩節養字皆從心有主而王不虜二句是不為人所辱也思以至反之是必報人之辱也思以下相承說下去一節深一節總是其必勝人也不受二句承必報人之辱意說下視刺萬乘正不受萬乘之實也惡聲二句又是即小以見大意○丘月林曰萬乘之君只是設言諸侯却是實指當時說視刺天子若褐夫則其視天下諸侯無一可畏者矣或謂諸侯即萬乘之君尚未是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

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集注** 又聞孟施舍之所養勇也其自言曰人貴敢戰莫論我能勝人就使有時不勝而以我敢戰之心視之猶夫能勝勇往直前也若量敵小而後進兵慮已能勝而後合戰則設有三軍之多彼必不敢進與會矣是畏三軍之衆者也勝敗兵家之常舍豈能為必勝哉但能勇往直前無懼而已矣惟其無懼則生死利害皆不足撓其中而視不勝猶勝也此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集注** 朱子曰量敵慮勝是畏三軍者此舍議別人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



矣。五月林曰：視不勝，尚未會不勝，只是視其勢，必不能取勝耳。乃逆料之詞。若真作不勝，則舍豈能為必勝句？又說不去了。量敵慮勝，正與視不勝猶勝相反。進是往與之戰，會則已進而戰矣。舍豈能為二句？又是自解其視不勝猶勝之意，不可泥註。遂把猶勝就作無懼說，註乃倒解耳。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

舍之取必于己，彷彿曾子之反求諸己也。北宮黝非子夏比也。其氣象似子夏。蓋黝之務在敵人，彷彿子夏之篤信聖人也。夫二子之勇，均出于血氣。未知其孰賢，是非等級固非所論也。但將二子所守來比量，則黝之心主于必

勝而不動人，或以力勝之，未免為之動矣。舍專于守己，而無懼戰勝無懼不。動心固也。戰雖不勝，我之無懼自在。其心初不為之動。此舍之所守，比黝為得其要也。

**集說**

輔慶源曰：黝務敵人，謂專以必勝於人為主也。舍專守己，謂專以我無

所懼為主也。○饒雙峰曰：凡言守約，不是守這約約要也。言所守者，得其要也。守得其要，則守字活；言守定，這約則守字死了。○呂晚村曰：孟子原論己之不動心，因丑借孟賁為言。故孟子亦借黝舍之養勇，以引入養氣之說。步步打到自己身上。二子中北宮已，是陪舍借黝舍陪出曾子。子夏却又只是子夏陪曾子。孟子之學，原本曾子。後面結歸曾子。正要陪出自己。兩節引出曾子。子夏正要歸結曾子也。不重較二子優劣，但欲以此起下曾子之勇耳。似曾子似子夏，只在人已二字彷彿近似。故註但云氣象。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



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好去聲憚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憚。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原** 參大全要之黜舍之不動心皆血氣之勇非吾儒義理之勇也昔者曾子謂其門人子襄曰子好勇乎則必好其大勇而後可吾嘗聞義理之大勇于吾夫子矣夫子有言曰天下之氣以理爲主人所恃以常伸而不屈者此也苟自反其已而不縮理屈則氣不伸雖一褐寬博之賤亦爲之屈吾得不憚焉懼之乎自反諸已而縮理直則氣自壯雖千萬人之衆在所必伸吾亦往而敵之矣此所謂大勇而吾子所當好者也觀此則曾子之不動心以理義之直爲主可知矣

**集** 此見得孟施舍雖似曾子特以氣勝耳未聞聖賢之大勇也故此以大

勇言之勇而曰大隱隱露出浩然之氣了自反二段形容出氣隨理轉的模樣兩自反甚重曾子大勇正得力處自反而縮內已寓養字意自反工夫在平時不在臨時一吾字着力吾往凡以一是矯衆非一正抗衆邪皆是自反而縮便舍下集義等意千萬人吾往便有塞天地氣象○饒雙峰曰縮不縮指理言不憚吾往指氣言○朱子曰自反而縮下文直養之說蓋本于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動只在方寸之間○黜舍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曾子是自反而縮而不動心○王觀濤曰自反不縮不過約言以起下文耳重在理直氣壯一邊勿以善藏其用善用其勇平對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原謹合參論舍之氣象。雖似曾子然舍之所守不過一身之血氣固未嘗反之于心以自省其直與不直也。其約也。但約于黜耳。又不如曾子之以自反而縮為勇。則其所守尤得其要也。反身循理此曾子不動心之道也。所謂不動心有道者不可于此槩見哉。

**集說** 麟士曰此節又出氣字前是已與人之辨。此是理與氣之辨。此氣字又與浩然之氣不同。以上俱承上不動心有道來。曾子守約便是最得其道者也。守約約字不對上句氣字對前守約字看言舍雖守約只氣耳。又不知曾子之守理尤為得其要。林西仲曰舍之所守已算約但小自反一着恐有不能則餒之時。雖有氣不可恃也。曾子大勇何嘗不借氣而行。惟把柄在循理之氣可以擔當大事。這等守才是約。舍似處在此不如處亦在此。蔡氏曰曾子之大勇未嘗遺氣。只是從氣之源頭上做工夫。正與孟子持志相合。曾子通是即心以調氣都不在氣上着力。而惟即心之理以養之。此正所謂善養氣。

黜舍之守氣容氣也。告子之勿求氣只是不能持志以調氣。而非病其不用力于氣也。總之就氣強制皆謂之暴氣。諸說于夫志氣之帥三節皆單重氣字。將氣與志太分低昂。將持志與無暴毫不關涉。又似告子已能持志但不能養氣。前後文理未免有欠矣。知言是明其理。養氣是配乎理。故集註曰其源蓋出于此。然孟子得之曾子。曾子得之孔子。孔子自反而縮之言正以直養之說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



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同** 參達說夫知黜舍則知告子知曾子則知孟子矣。丑猶未悟。又問曰黜舍曾子之不動心固各有道矣。敢問夫子之四十不動心與告子之先夫子不動心其道可得聞與。孟子曰欲觀告子之不動心當觀其言。告子嘗有言曰凡於言之理有不達是不得于言也。若因而反求諸心則心為之擾矣。故但當舍置其言而勿求于心焉。凡心有疑而不安是不得于心也。苟因而求助于氣則心為之役矣。故但當力制其心而勿求于氣焉。告子之言如此自

我觀之心本也。氣末也。既有本末之分其差自有緩急之數也。彼謂不得于心勿求于氣者是亦知**心重于氣**。急于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若言外也。心內也。外之不能達其詞皆由內之不能明其理。不得于言正宜反求之心也。彼謂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者則言之理終不達而心亦置之無用之地。既失于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要其極而論之則不可者固不可而可者亦未可也。何則夫志也者運于一心而氣之張弛隨之固所以宰乎氣而為氣之帥也。氣也者充于百體而志之運用由之亦所以輔乎志也。夫志而曰帥則所以立此氣之體固為至重焉。然氣而曰充則所以達此志之用亦即次于志焉。雖有本末緩急而其實不可偏廢也。故曰人之于志固當敬以持之使不失吾精明之體而常足為氣之帥其于氣也亦當順以養之使不虧于充滿之用而常足為志之助。急于本而亦不緩于末然後為不偏之學為盡善之道。彼告子謂有得于心勿求于氣者夫豈可哉。



語類不得於言四句此告子不動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  
心言與氣堅不理會不得謂失也有失於其言則曰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  
雖失不必問也惟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於氣○以下文觀之  
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于氣之說亦未爲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  
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于此而已至于言則雖發于口而實出于心內有  
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誠淫邪遁之失不得于言而求諸心則察理日益精  
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爲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  
言之發于外而不知其出于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害理深矣  
故斷然以爲不可于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于孟子而亦豈能終不  
動哉○問志至氣次朱子曰也不是先後也不是大小只是个緩急的意思  
志雖爲至然氣亦次那志所爭亦不多蓋爲告子將氣忒放低說了故說出  
此語○黃洵饒曰故曰持其志持志養氣不可分先後持志便要養氣○持

志所以直其內無暴所以防於外兩者各致其功無所偏廢○正而氣自  
完氣完而志亦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王觀濤曰暴字  
暗與善養字反置而不養固暴也養而不善亦暴也當暗會此意方不偏○  
胡雲峯曰或疑兩言字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已之言也孟子之言天下之言  
也愚應之曰理一而已告子於已之言且不能反求其理亦何能於天下之  
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於已之言可知矣○陳新安  
曰前言心與氣又忽變心言志者蓋心以全體言志以心之動而有所向處  
言欲致持之之功則就其動而有所向處用力故志字尤切○翼註不可說  
告子能持志但不免于暴氣蓋勿求則氣暴氣暴則虧持志之全功○時說  
志氣非兩物持志之外別無養氣功夫玩白文口氣不如是也蓋人未有不  
持志而能言無暴氣者亦未有暴其氣而能收持志之全功者對待而互言  
之其義始備○正解言如觀古聖賢之言與聽今人之言皆是不得于言如



言性不達性之理此其病由心中義理不明正當反而索解于心彼以反求則心爲之亂故置而勿求心以理安爲得不得于心亦須求助于氣者如手容不恭足容不重則心有所不安必須使手容常恭足容常重便是求助于氣也彼以求助于氣則心益滋擾故置而勿求兩勿字正禁制意此全不顧義理不知學問真然惺然以寂守一心如此不動是亦無難此其所以先孟子于不動心也勿求于氣可字言所失不專在此不必說他不是之意可者未盡不可者斷然不可是緊一步先寬一步語夫志氣之帥以下俱見得氣不偏輕之意以正其勿求于氣之非抑揚重氣邊若不得于言二句則以不可二字斷煞故此後不復置辨然說个持志則勿求于心之失亦自見矣帥與充言其用也至與次定其分也惟帥故爲至惟充故爲次惟至故當持惟次故亦當無暴意自一串○氣與體有辨體是耳目手足之類氣是耳聽目視手持足行之謂體之充者謂氣乃體之所以充周揚詡要見能輔志意

子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

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

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蹟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

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蹟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

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

志者什一

丑猶未達志至氣次之說又問曰夫志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則志重氣

輕專持其志可矣乃必兼言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是氣亦在所當重矣果

何說也孟子曰志與氣本是相關的志之所向專一固足以動夫氣而不得

安寧氣之所在專一亦足以動夫志而不得安寧也今夫人意料之外忽然

蹶仆者忽然有事而奔趨者是氣失其平所致也而反以動其心不得安寧



此氣壹動志之一驗也。故志必當持而氣又當無暴也。

**集註** 志固為至氣即為次丑只不曉得固字即字耳。○朱子曰或疑氣何以能動志曰志動氣者源頭濁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洩反濁了上面也。○此節申明氣之不可不養丑之疑在無暴其氣一句而所以致疑其氣之不必無暴者全在看至次二字不明蓋孟子所謂至次是畧分緩急之意丑所認至次是輕重指懸之意所以有問。○說約志一動氣則志固不可不持氣一動志則氣亦不可不養可見志因不謹持故一則動氣為不當動而動明矣志若一往徧任則不謹持未免亂使氣註中從之二字猶云因之而動近說志壹句多講似志帥氣一般不知壹字動字俱是不好的話未有一樣字句為兩解之理但兩句不平上句輕帶趕說下句故煞一也字玩註固字亦字自明。○氣動志不止于趨蹶凡視聽言動氣用事到勝處皆能動志。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惡乎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大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集註** 參蒙引丑又問曰告子之不動心出于強制如此敢問夫子之不動心不待強制而自然不動者果何所長而能然曰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未知言也我能知天下之言而明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告子不得于心勿求于氣是不能養氣也我能善養吾浩然之氣而還其本然盛大之體流行



之用知言則遇事有真見而彼不能惑于我養氣則臨事有擔當而我無所懼于彼此我之異于告子而不動心者也

**集註**

饒雙峰曰此善養氣以成德言非是說做工夫下文必有事焉以下却是工夫○此節以不動心為綱知言養氣為目二我字緊與告子對針長是

長于告子也知言養氣正其長于告子而能不動心處告子主一勿求只就

言與氣上強制孟子則言與氣必反諸心而不涉強制知言是照以此心之理養氣是養以此心之理總由自反心學得來說一善養便含下勿忘勿助

○註中明道義配道義又預透下意宜渾知言則心無所疑養氣則心無所懼無所疑懼正是心之所由不動處○許東陽曰知言則盡心知性萬理洞然何所疑惑養氣則動皆合義遇事即行何有畏怯二者既全何有動心○

麟士曰朱子小註云不知言便無以養氣亦是大槩說若此處云然則多一折不見語氣矣蓋此是明不動心之故非又明能養氣之故也○此孟子自

言其所以不動心之道

言其所以不動心之道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

實有是氣可知矣

**集註**

參趙註丑曰敢問浩然之氣其狀如何孟子曰此固難以言語形容也

此節問答俱就孟子身上說丑不問善養而問浩然之氣是問浩然之體段光景難言非不可言之謂至大二節正說所謂浩然之氣至集義一節

方說所以善養意是孟子心有獨得言這個語頭微妙大費形容耳○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于其中則為浩然之氣不由

義理而發則只為血氣○焦漪園曰難言不是真無可言者學者須工夫到頭有此氣充周方能言得故難言二字謂須實體而自得也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無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中庸** 參存疑何以見氣之難言乎。其所爲浩然之氣也是極盛大的。他那力量隨甚麼事都做得而初無限量。又是極剛勁的。他要這等隨甚麼事都止他不得而不可屈撓人。但自反常縮順其自然以直養之而無所作爲以爲之害。則其剛大者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物皆其運用所及而充塞乎天地之間。

**集註**

語類兩個其爲氣也。至大至剛是說此氣之體。段配義與道是說氣可

如此用是說氣之功用。○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個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來。○蔡氏曰此氣在人極天蟠地宇宙內事皆可做。曰至大此氣周流無間自強不息更無屈抑曰至剛直養卽自反而縮與下文集義等害卽不縮與下文正忘助等塞乎天地之間極其充耳則字甚緊見能直養便是塞天地此與下節都就氣說尚未說到人能養成上故兩以其爲氣也起之。○此節是言氣之體段如此體段猶言形像模樣勿認作體用之體。○李岱雲曰至大是就體段上橫說至剛是就體段上豎說非至大則不能塞乎天地之間矣非至剛則有時塞乎天地之間有時不塞矣。○其爲氣也既是至大至剛則自塞乎天地之間矣然此浩然之氣雖本天地之氣而生然既賦稟在人身了若不是直養無害則已狹小委靡如何見得塞天地之間故必說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註明云而又無作爲以害之而字另作一折看下文既說必有事是直養矣却



又說而勿正是無害既說心勿忘是直養矣却又說勿助長也是勿害蓋有不直養而但作為以害之者亦有雖知直養而仍作為以害之者故必對說在這裏抹去而字者大非○呂晚村曰則塞乎天地之間所以塞處全在之間二字若但說氣盈天地便是寬皮大話看世間許多事物道理皆聖賢之氣為之真乾故能參贊而立為三按如此講塞天地甚妙但說彌綸參贊處只就氣之本體如此說就復其氣之本體能如此說勿徒侈張功用便不碍下文配道義句○正解浩然之氣本是天地之正氣得天地磅礴之氣故至大得天地直遂之氣故至剛塞于天地即是全其本體而不失乎浩然意至大至剛是形容浩然之本體要本源委說來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異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之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

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序言

合泰浩然既如此若果直養無害吾見其為氣也足以配義與道蓋道

義雖具于人心而不能自行惟養成浩然之氣則見道義所當為者便奮然必為無所疑憚兩相配而兩相成矣若無是浩然之氣則體有不充如飢人之不得食索然自餒而遇事多懼何以配道義而有為哉以此觀之其所以浩然者可見矣

建論

此節言氣之功用承直養無害來塞天地只說一個懸空境界到配道

義方見塞天地之實落處配義與道在作事上看道義與氣合一臨事便一滾出來只道義是虛的得氣襯貼起來便直前不避故曰合而有助○此氣即是正理的精神力量處無是是字指氣餒只是體不充與下餒字一般但此餒字內有無以配道義意下餒字則根無道義來○朱子曰義道別而言



則道是舉他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孝慈所以仁敬。則道也。方集義以生此氣。則須要勉強。及到氣去配義與道。則義道之行。愈覺剛果。更無凝滯。尚何恐懼之有。○集義是平時工夫。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氣配道。義行將去。○此處義道不可分體用。蓋皆就行處說也。○蒙引。餒謂氣無以充其體而餒也。註則亦不免于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貼在餒字下。○呂晚村曰。義道有此氣。纔能行着出來。若義道主氣之功。又在下文。故配字倒互不得。○張來山曰。上節氣字。是本然之氣。此節氣字。是養成之氣。此其為氣也。又重叫醒。蓋即功用。以發明體段之實也。即承上節說來。但不與上節平對耳。或謂不可分體段功用。非是。○陸稼書曰。按四書脈云。平日直養無害。未感時道義已渾然全於此。胆魄中到遇事時。此道義發奮激昂。自然益加百倍。非氣之助。而何所謂未感時一層。當補在配字前。不可以上節為未感。此節為遇事也。○汪武曹曰。

道者在物為理也。處物之義足以包之。所以下文止言義而不言道。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箝口。却一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合參蓋氣之養成也。則理固資氣以行。而氣之始養也。則氣實資理以生。故所為浩然之氣。乃是歲月積累。由一事之合義。積而至于事事之合義。



則自反常直而此心仰不愧俯不忤不由人力安排自然發生出來而剛大者却非旦夕之間只一二件偶合于義便掩襲爲是做個剛強不屈的模樣而強取得來者也蓋所行偶合于義則其不合于義者多但行不合于義而反之于心有所不自快足處則有愧有忤不禁消沮氣不充體而餒矣如何可義襲而取之哉夫集義而心慊則浩然之氣生行有不合于義而心不慊則此氣餒是心之慊否一係乎義之得失此可見義爲吾心固有之理在內不在外明矣我故有言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謂義爲在外也外義則不能集義而浩然之氣何由生哉

**集疏** 醒言配義與道是現成就氣上說集義句方論到善養工夫○或問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合身宜之謂也事物之來無不以義裁之而必合其宜焉是則所謂集義也○是字緊根上文來是字與非字對襲字與集字對生是裏面生出取是外面取來義襲句須是反言以決不可不集意蓋氣與心

原相聯氣從義義從心義不在心外襲則氣不在心外取也○告子之不得于言不得于心正不得于義也所以暴氣而不能持志說告子外義不重取他只借他印証自己所長○集義是歲月積久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集義者一事一念務合于義久之理順心女內省不疚自有勃然奮發不可遏抑之氣義襲而取者平時無集義工夫只行一二事合理便耕做仗義發奮氣稟正與集義所生相反是非二字虛猶云是如此而非如彼之意是集義三句皆是見得義內處○胡雲峰曰集義即是以直養義襲而取即是有所作爲以言之○問配義與道是氣助道義而行又曰集義所生是氣又自集義而生朱子曰初下做工夫集義然後生浩然之氣氣已養成又却助他道義而行義襲是于一事之義勇而爲之以壯吾氣然無生底道理只是些客氣耳不久則消矣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氣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于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丘月林曰我故曰蓋是平昔之言



也不是如今我故曰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芸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與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

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中庸**

然說夫氣由集義而生非由義襲而取故養氣者但當以集義為事

事事求慊于心時時自反其縮而勿預期其氣之效人之當曰充也其或未充則是集義之功未至但當勿忘其事只管一心集義而不可作為以助其氣之長此集義養氣之節度也夫有事勿忘皆集義也所謂直養者此也勿正勿助皆非義襲也所謂無害者此也然人多知忘之為害而不知正助之害視忘其有事者為尤甚也養氣者慎勿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使長者芒芒然歸謂其家人曰今日病矣苗之不長予用力助之使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已槁矣宋人助長之弊如此由宋人之事觀之天下之養氣不如宋人之助苗長者寡矣彼以集義為無益于氣而舍之不事者猶不耘苗者也未甚害也至于氣之不充而妄有作為以助之長者正



如振苗者也。非徒無益于氣，而反害于氣矣。知助長之害，則知非義襲而取之矣。知非義襲而取，則知當以集義爲事矣。以集義爲事，而勿忘、勿助，我所爲善，養浩然之氣者，以此被告于之，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則亦悍然不顧而已。何足以語此哉。

**集義**必字虛，是承上之詞。如云必也，有集義之事，而勿期其效云云。朱子曰：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是集義之火法。必有事，言養氣者當以集義爲事，須要把當事去做。○必有事焉，心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長，見論氣之本體。添一件物事，不得不要等待，不要催促。○或問：正便是助，長否？曰：正未是助，長待其效而不得，則漸漸助之長矣。○顧麟士曰：必有事焉，而勿正、養氣之始之事，心勿忘、勿助、長也。養氣之既之事，觀註其或未充四字，可見太抵四項作兩對，不必以有事爲一頭，而正忘助相因也。○呂晚村曰：首四字是三句總綱，勿正即對有事說，而字一轉，是我足語，非平列也。故

而字雖有層次，而無轉折。○勿忘二句，又從首句中說如此，而猶未也，則又但當如此看註，其或未充四字，則二句上却有一轉折。○三勿字不可作三平看。觀下文註云：舍之不耘，忘其所有事，掘而助長，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則勿忘只對有事，勿助即對勿正，仍就上句中入一步耳。或又作三者相因，反覆之說。朱子云：無所事必忘，正必助，長明是有事與勿忘相因，正與助長相因。若正與忘、忘與助，未嘗有相因之說也。但分上下截中，亦不要仍作一樣。上有事是主，勿正是轉味，必字而字可見。勿忘句是張，勿助句是翕。味註但當不可字可見。○存疑無益者，但是氣不能生，遇事不敢向前，若能培養起來，尚能生浩然之氣，向前去做事。若助長之害，則自以爲剛強，要向前做事，一經摧折，索然阻喪，再不能培養，使氣復充，向前去做事矣。此段最明實。○胡雲峰曰：謂之有事，是此事之外無他事也。謂之必有事，是此事之外無他念也。不必分念念集義，事事集義，只當以事言，而念則隨之。集義是義上



着力而不求之于氣。若氣上着力，便是助長矣。○陸稼書曰：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俱就行事上說。心勿忘，句心字亦不重言。其心勿忘，其所有事正欲就其行事上著力也。○合註：助根正來，故下文只言助長之害，而含正之意在其中。宋人閔苗，便是正。掘之便是助。天下句借苗言氣。謂夫天下之養氣者，義未集而先以期必，氣未克而先以助長，求其不以助苗長者而助氣，蓋寡矣。此其心得無以助之有益而無害，又得毋以助之，猶愈于舍其所事，不知以爲無益云云。玩語氣，畧註助長上。

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道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諛，彼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諛，偏陂也。淫，放蕩也。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

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矣。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被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言** 然蒙引丑曰：養氣之說，旣聞命矣，敢問何謂知言。孟子曰：言爲心之聲。心明乎理而後言無病。若理未平正，言却偏陂，只說得一邊，是謂諛辭。吾知其心有所蔽，隔于理，只見得一邊，故也。諛之不已，至于放蕩而過，說得周遮，浩瀚是爲淫辭。吾知其心之蔽愈入愈深，有所陷溺，如身沉于水，只見水不見岸了，淫之不已，全無正說，逞其詭僻之談，是爲邪辭。吾知其心之陷，或于



他岐背去不返。全離正路了。邪之不已。先本這樣。忽變那樣。支吾遷就。屢易其辭。以求勝。是為遁辭。吾知其心。離正路。困窮不通。這樣去不得了。只得逃之那樣。故也。然蔽陷離窮之失。既生于其心。不但發于言者。有說遁邪淫之病而已。必且害于其政。而所設施之間。大綱皆不是了。既發于其政。大綱不是了。則根本壞。而枝葉隨。于是眾目都差了。而害于其事。此機決然相因而至。雖聖人復起。亦必從吾生心。害政事之說。而不易矣。我所謂知言者如此。若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則亦冥然罔覺而已。何足以語此哉。此吾之不動心。所以異于告子也。

**集註** 朱子曰。此章專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為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說淫邪遁之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的。則便識得那是的。然非見得道理十分明白。則不能辨得親切。○說淫邪遁。雖是四般。然才有一般。

則其餘牽連而生。大槩多從說上起。○好辨章先言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顯此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輔慶源曰。言形于外。故以病言。心存于中。故以失言。○蔡氏曰。此節上四句。因言以知其心。下四句。因心以知其害。然因心知害。就在因言知心中。時知之。總歸于知言耳。○說淫邪遁。蔽陷離窮。皆是大綱字。其實誠有許多樣。說蔽亦有許多樣。蔽要看四小所字。即其辭之所說。若此。則知其心之所蔽者。有在。非但泛然知其有蔽而已。政與事猶云小事。大事一般。非有位者之政也。○饒雙峰曰。說淫邪遁。是病証。蔽陷離窮。是病源。所蔽所陷。所離所窮。是病源之所在。孟子知言如明醫。纔見病証。便說病源在何處。○知言要知他根源。又知他流弊。說淫邪遁。知其根于蔽陷。離窮。是因外而知其所由來。生于其心。知其害于政事。是即始而知其究竟。二者皆知言之實也。政者事之大綱。事者政之條目。心纔不正。到處有害。政事皆心之所發也。聖人二句。只根生于其心。四句。決其理之必然。非於



其言之必信。養氣知言。結尾俱要回顧。不動心方見本願。○胡氏曰。此正上註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但上泛指天下之言。故兼是非得失。此似指告子一流。故專就不好處說。○李岱雲曰。知義方能知言。集義方能養氣。故前孟子以外義對養氣。而此節註。卽以外義爲告子之言之病也。於此見義字是通章主腦。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與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蓋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原**

泰大全丑問知言養氣之說。乃疑而問曰。孔門弟子若宰我子貢。據理

立言善爲說辭。若冉牛閔子顏淵。身有德行。故言之親切而有味。數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如此。孔子兼此二者。而猶曰。我于辭命則不能也。今夫子知言。則是有言語矣。又善養氣。則是有德行矣。然則夫子豈不既聖矣乎。

**集**

胡雲峰曰。此以後因丑提出一聖字爲問。故專發明一聖字。○蒙引善

爲說辭。大槩只是善辨命字。是爲命之命。善言德行。善言字輕。德行字重。身有德行。故言之親切有味。○宰我子貢。長於言語。冉有顏閔。優于德行。要見各不相兼。以起下孔子兼之句。善爲說辭者。言根于理。而熾然有文。秩然有章也。善言德行者。德行有于身。不期于有言。而其言皆本于躬行心得之餘也。辭命應知言德行。應養氣。○夫子既聖。是推尊孟子。勿云過于自任。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



四書章句 卷之二  
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原講**

參淺說孟子不敢以聖自居乃驚歎曰惡以我為聖是何言也昔者子

貢問于孔子曰夫子知行俱造其極而為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但以聖人之道學諸已而不厭而又以聖人之道誨諸人而不倦也如斯而已子貢曰學而不厭則文無不考物無不格正是聰明天縱深知義理之無窮故融會貫通深造不已乃所謂智也教而不倦則立必俱立成不獨成正是二體自然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涵育薰陶與人同善乃所謂仁也仁者聖人之體智者聖人之用仁且智夫子實既聖矣子貢孔子相問答如此夫聖之名孔子尚不敢居我又何敢居乎子乃謂我為聖是何言也

引此以見孔子既聖而猶不自聖明已之不敢當聖也。○饒雙峰曰不厭不倦粘上聖字說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也。○呂晚村曰不厭不倦是一事知仁是全體非即以不厭不倦盡仁智也以其不厭知其智以其不倦知其仁也語氣當如此看仁且智且字要玩益一於仁止謂之仁人一於智止謂之智士惟仁智兼備方是聖人地位曰既聖矣者見夫子有其實不得辭其名也。○范紫登曰學不厭四句只承上分疏專要合併一路顯出夫子既聖一語結穴耳煞講便失神情。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者欲何所處也



**原** 泰大全丑見孟子不敢以聖自居故又問曰昔者竊聞之孔子之道大而能化全體渾然者也當時及門之徒若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若冉牛閔子顏淵則氣質不偏理義完具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微而未廣大耳不能如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也夫子既言不敢比孔子敢問于數子何所處也

**集** 一體具體是借身體體字講聖人之道渾然全體威儀文學得其一體是聖人之分派源流最親已不是小可的具體是具聖人之全體但未能變化無方微字輕帶大約丑意俱作贊詞方得問所安意

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原** 參淺說孟子曰立志欲大取法欲高數子雖賢亦姑置之吾未肯以之

自處耳

**集** 是不欲以此自限意勿貶數子也○蒲天台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豈

有不足于顏子者蓋以顏子不幸短命夫至于聖人之域耳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事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原** 合參丑又問曰夫子既不以數子自處若伯夷伊尹其可處之否乎曰

二子所行之事與我不同道試以其出處之大節言之彼非其可事之君則不事非其可使之民則不使世治則仕進世亂則退隱以清爲其道者伯夷也何所事而非吾君不必皆明君也何所使而非吾民不必皆良民也世治亦進而仕世亂亦進而仕以任爲其道者伊尹也若夫可以仕則進仕而無



心于必仕。可以止則退。止而無心于必止。可以久留則久留。而非有心于久。可以速去則速去。而非有心于速。得時中之道者。孔子也。此皆不思不勉。造乎其極。為古之聖人也。返之于我。皆未能有所行。若此也。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與時咸宜也。故我與孔子同道。而夷尹不同也。

**集疏**

胡雲峰曰。孟子以顏子具聖人之體。而未極其大。故欲學其大者。以伯夷伊尹有聖人之德。而未極其全。故欲學其全者。故此以下則專言夫子之聖。○說夷尹孔子處不宜太分優劣。蓋以下有若是班乎一問也。○王觀濤曰。孔子仕止久速一聽于時。此心常若太虛無一毫芥蒂。便是不動心源頭。○伯夷伊尹何如。問其所安否也。不同道三字。就志行上說。言二子與已不同道意。亦在所不處。就是姑舍是之意。不必說作事孔子不同道。蓋孟子之道。便是孔子之道也。皆古聖人二句。須以孔子為主。言孔子固聖人。而夷尹

亦聖人也。孔子吾固未能行。而夷尹吾亦未能行也。願學孔子。要與不動心相關。○呂晚村曰。四可以即天道之本。然見權度之精。知之事也。四則字。乃時中之大用。見神明變化之妙。聖之事也。此四句。須一氣併讀。乃得。○李岱雲曰。孟子不敢以孔子自居。而自居于學。亦不敢自在為能學。而托之于願。乃字則字見此外無他心志專一之意。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集疏**

丑因皆古聖人之說。而問曰。伯夷伊尹二人于孔子。若是並班乎。曰否。孔子不可得而班。不但伯夷伊尹不能與之並也。蓋自生民以來。聖人雖多。求其道德事功之盛。未有如我孔子也。

**集疏**

此下發明所以願學孔子意。否字言非夷尹之所能班。自生民二句。又推開說。見孔子超于群聖之表。含末三節意。槩以道德事功言。○困勉錄若



是班乎與然則有同與俱從皆古聖人來。後敢問其所以異。是從願學孔子來。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丑又問曰孔子雖爲生民未有之聖然與夷尹既皆謂之聖人然則有

一二相同處與曰有假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三聖人皆能以朝諸侯而一統以有天下蓋其德之盛自然天與人歸也。若使行一事之不義殺一人之無辜其失甚小而便可以得天下之大。三聖人皆不肯爲也。蓋其心之正不可以富貴動也。此則其根本節目之大而凡聖人之所以爲聖者必在於此。

是則其相同處也。

集註曰是則同便見得其餘不盡同處。故此下文又問其所以異。○問伯夷

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何以言之。朱子曰以其遜國而逃諫伐而餓一介不取與觀之則可見矣。○李愔雲曰以百里而王天

下是大概言德盛而人歸之故曰根本行不義殺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就其中作爲處說故曰節目。○得百里之地一段亦是借來形容他德之盛心之正非專以是爲三聖人同處也。正須活看。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汗音虹好去聲。○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辰讀丑曰敢問孔子之所以異于夷尹者何如曰聖人不易知即宰我子貢

有若之言而可見矣。彼宰我子貢有若知識高明足以知聖人假使其智識



汗下而不高明亦必不至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况智足智聖豈肯阿私所好而空譽之乎則其言之可信也明矣

**集解** 異字承自有生民句來智足知聖句正說汗不至阿句是設詞以決其言之可信也言既可信則觀三子之言可以知至聖之所以異也宰我三節正發明孔子之所以異汗對智字說知足知聖分明是高明了丘月林曰既汗下矣如何又能不阿蓋三子所學皆正縱使不明而心則至公也○宰我三節宰我主事功言子貢主德政言有若主踐形盡性言各要點出知字班字方得章脈○洪寬山曰孔子與三聖異處直是難言故止引三子極稱夫子之語使人大著眼目自思得之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集解** 參大全宰我有言曰自古聖人首稱堯舜以予觀于夫子賢過于堯舜遠矣堯舜以道治天下成一時之勲業有限夫子刪述六經推其道以垂教開萬世之道學無窮賢何如之以堯舜之聖而孔子且賢之况夷尹可得耶乎即宰我之言而孔子之異見矣

**集解** 此下三節段段要映顯學意○陳新安曰輔氏有言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由此言之則孔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于堯舜遠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莫若夫子之盛也

**集解** 合參子貢有言曰古聖之政往矣然禮所以飾政今日見其所遺之禮



而可以知其當日之政。觀禮有煩簡而政之質文可知也。古聖之德遠矣。然樂所以象德。今日聞其所遺之樂而可以知其當日之德。觀樂有美善而德之性反可知也。我持此法以論前代。由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以前。歷傳之王者。其德政之善否。皆莫能遁其情也。但見自生民以來。百王多矣。未有如我夫子一身而備帝王之政。一心而兼聖神之德者也。非萬世莫及者哉。夫以百王之聖。而孔子且過之。况夷尹可得班乎。觀子貢之言。而孔子之異又見矣。

**集說** 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此正是子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的訣。子四其字俱指百王。不必溷夫子在內。其所以求知百王者。亦以欲知孔子故耳。政乃其施于外者。德乃其得于中者。聞樂知德。以韶武看便見。等百世之王。謂持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法。以品第其德政之優劣得失也。末二句言我從禮樂中見百王德政。未有如夫子也。若說由孔子之禮樂以知孔子之

夫子大禮與天  
地同節大樂  
與天地同和  
何必不說禮樂  
乎

德政不似親炙語氣。紹聞編云。夫子分上不復更說禮樂。蓋夫子不得位。未嘗制禮作樂。况子貢親炙夫子。豈待見禮聞樂而後知其德政哉。此說最有確見。丘月林曰。未有夫子。但就德政上說。夫子有級來動和之政。時中大成之德也。陸稼書曰。德字須兼功說。蓋依上文事功例也。或即以此德字指功及物者說。亦高。吳因之曰。生民未有。不重百王賴之以傳。謂夫子斟酌其禮。刪定其樂。有以垂法後世。不但如前王之德政。僅行一時而已。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



玩索也

**有若**有言曰天地間豈惟民而為人者哉即祥如麒麟之子走獸之常靈如鳳凰之子飛鳥之蠢高如泰山之子丘垤之卑大如河海之子行潦之小雖有不同然麒麟也是走鳳凰也是飛泰山也是峙河海也是流皆類也聖人之于民雖有不同然而聖人也是人亦類也但是同類而聖人能踐形盡性實高出于人類之上既出于其類則自非眾人可及而超拔乎群羣之表聖人皆異于眾人如此然聖人異于眾人而孔子則尤異于群聖自生民以來聖人亦多矣未有盛如孔子為出類拔萃之尤者也夫孔子盛于群聖豈夷尹可得班乎觀有若之言而孔子之異更見矣然則生民未有之言豈予一人之私言哉此我之所以願學也予亦可以明我不動心之有自矣

**存疑**

存疑豈惟民哉一句喚起下文這裏含個類字故下文承之曰麒麟云

云類也而聖人之于民亦類也又承上類也句而言以終豈惟民哉一句之

意○出于其類是承亦類也說拔乎其萃又是自出類處說既出于其倫類就拔出許多人矣○出于其類只是在類而不囿于類之意出于其類拔乎其萃是兼孔子與一切聖人言之但其中覺得孔子尤甚耳○類以有生之初言萃以有生之後言出類者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而獨能盡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而獨能踐形也惟出類故拔萃在一鄉則高乎一鄉在一國則高乎一國在天下則高乎天下也○豈惟民句是喝起凡物皆同類之意出類二句是槩說凡聖皆異于人也須申說未有盛于孔子瞿昆湖解云夫子知至行盡自家能踐形盡性又推明眾人所能知能行之理以教天下後世使各得以踐形盡性此所以比眾聖人為尤盛也

以力章

**是**

此章是定霸王之辨示有國者知所決擇也上節言霸王之心有誠偽

下節言人之應之亦有誠偽重以德行仁王不待大二句○范紫登曰此以



伯功形王道兩節文勢俱詳王者須歸重王者邊。下節只說人之服王伯不重說王伯之服人蒙引以下節作解上文伯必大國王不待大句未是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原註**

參存疑孟子曰王霸之稱其來久矣然其實不可不辨以土地甲兵之

力假托于救世安民之仁以濟其私者此謂之霸。霸者必有國方能威以制人而成其事業。若無大國則力小不足以假仁矣。以躬行心得之德發之于外而行濟人利物之仁者此謂之王。王者初不待大國蓋其所為全在德上無待于力誠心在我而天下信之雖無大國亦足以有為矣。如湯與文王皆王者也。湯之興以七十里文王之興以百里皆可見其不待大也。豈霸者

可同日語乎。

**集註**

假仁謂假托於救世安民之仁事雖公而心則私也以德行仁謂有純

王之心以行純王之政不專指弔伐凡教養之政皆是故註曰無適非仁王

伯二字是定其人品謂此是伯者此是王者非論伯天下王天下也此節已

藏以力服人以德服人意故下節遂承言之。語類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

仁之德若假仁便是恃其甲兵之強財賦之多足以欺人是假托之名以欺

其衆非有仁之實也或問王伯之別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已而假之

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個以德行

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李岱雲曰德在王者自己身上看故曰吾之得於

心者仁在推行政事上看故曰推之無適而非仁不但德字濶王者表裏精

粗都是即仁字亦濶井田學校欲與聚惡勿施無往不是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



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瞻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鄉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致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參蒙引以力假仁以德行仁王霸固皆有以服人矣然以力而得人之服者人非真心愛戴而服之也迫于强大力不足以與之敵不得已而然也以德而得人之服者其服不徒在外乃由中心愛悅至誠而相服也就如孔子一布衣耳初無勢力位號又當時亦極流離困苦而七十子成心服之毫無所強者然也誠服如此詩有云王者之化自西而東自南而北無思不服夫無思不服心服也此即以德服人之謂也王不待大不可見耶

**集疏**

以力假仁只有方原無仁所以此節只說力更不說仁以德行仁仁從

德中行出所以此節只說德更不說仁引孔子是狀心悅誠服之事引詩是証心悅誠服之義。○無思不服言無一人的心思不服武王就是行王道而得民心之悅服故此之謂意不比他處即其相近者以為証四自字就錫京言引詩正証誠悅之說只重服之誠不重服之廣。○呂晚村曰引孔子作証只要發明王不待大之理行仁之德至孔子而極力之不大亦至孔子而極百里七十里尚有力可待孔子則併無待矣以此看心悅誠服之理更親切可信

**仁則章**

**提綱**

此章勉時君以強仁意首節論仁不仁有榮辱如惡之二節言仁則榮

之實今國節言不仁則辱之實末二節結其意而引言以明之。○通章以仁不仁相形歸重引人君子于仁仁不仁之分途機關在及是時上末結以自求正提策世主精神處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序論** 孟子曰好榮惡辱人之常情。殊不知其相懸之故。有由然也。惟人君修德行善而仁。則身尊國顯。不期榮而自榮矣。若驕奢淫佚而不仁。則身危國亂。不期辱而自辱矣。夫不仁為辱之所由得。今既惡辱而反居不仁。必不能免辱。是猶惡濕而反居下。必不能免于濕也。

**集疏** 上是論其理。下是致其戒。仁就本諸身而見諸事者言。即下舉賢能明政刑之類是也。榮即大國必畏也。不仁即般樂急放也。辱即自求禍也。兩則字便合自求意。今惡辱二句只是起次節意。玩一今字。明指當時之君說。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聞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序論** 泰淺說夫人君誠知惡辱則莫如去不仁而為仁。于是貴德而尊顯有德之士。士之賢者。德成于內者也。則使之在輔弼之位。士之能者。德運于才者也。則使之在百司之職。斯則治人得而治道可圖矣。一旦外患少息而國家閒暇。此正可以有為之時也。則遂及是時而與賢者能者。修明其政。凡大綱小紀。秩然不亂。修明其刑。凡五刑五罰。咸得其平。如此以強仁。則那本以固國勢。以張雖強大之國。亦必畏服之矣。何榮如之。

**集疏** 此節應仁則榮一句。如惡之三字。極有力。正借他這點羞惡之心。去批動他。莫如字。直貫至刑政德以所抱言。士以其人言。賢是德之全能。是德之



用國家如何得間暇。蓋指無敵國外患時。及字重有失。今不為。後將無及意。明字有講求。振刷使政舉刑清。無一毫有亂意。預收賢才。正為修改明刑之用。任治人。明治法。正是仁之作用。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詩幽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原講** 參淺說詩之托鳥言也。有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之皮。以補葺巢之戶。牖使之堅固。以避不測之患。今此在下之民。其或敢有擊射而侮

予者乎。此周公借鳥以明及時圖治之意也。孔子讀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思患預防之道乎。夫人君能及時而任治人。謹治法。以治其國家。如鳥及時而為巢。則無隙可乘。而誰敢侮之。觀詩及孔子之言。則吾所謂仁則榮。豈不信哉。

**集疏** 蒙引鳥之巢在民居之上。故曰下民。周公作此詩。蓋以此已深愛王室。預防其患難之意。麟士曰。能治二句。亦孔子語。能治云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指南此引詩以証上節之意。未陰雨。國家閒暇之譬也。徹彼二句。明政刑之譬也。今此下民二句。大國必畏之。譬也。責重未陰雨。上迨字。正與及字應。知通來是知治國之道。但意尚在下。且慢說。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原講** 參淺說當今之為國者。不能預收人才。以實其國。俟國家閒暇。則及其



時而般樂以縱欲。怠放以偷安。政荒而不之問。刑虐而不之恤。其不仁如此。則國事日非。國勢日蹙。而侮之者至矣。是自求禍也。何辱如之乎。

**集說**此一節應不仁則辱十句。○蒙引般樂怠放。不恤政刑。也不恤政刑。無

求于賢才。而惟茲諛是崇。是用矣。自與上文相反對。○般樂盤旋為樂也。就動時言。怠惰傲慢。所謂偷安也。就靜時言。○呂晚村曰。上問暇是明盛之間。暇其間暇。可幸下問暇是叢脞之間。暇其間暇。可危。字樣雖同。景象自別。及是時者。縱欲偷安。正書所謂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也。

###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原語** 參大全仁榮福也。以已之及時圖治者。致之不仁之辱。禍也。以已之怠

于問暇者。取之可見。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集說** 無不二字。危言之。有倚伏之幾。在上節自字。即此節已字。此節自字。當

作由字看。下節自字。與上節同。○張彥陵曰。以其防于未雨。所以得福。以其怠于問暇。所以得禍。可以明自已求之說。

###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孽。魚列辰。○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禍之自已求者。太甲商書篇各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違。違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已求者。

**集說** 參淺說詩云。人能長念。合乎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大甲曰。已無罪。而天降之災。猶可修救。以挽回。自為不善。而陷于禍。則決不可得生。詩之言。即福自已求之謂也。書之言。即禍自已求之謂也。人君可不省哉。

**集說** 蒙引天作孽。如水火盜賊之災。○說到配命。說到自作孽。但是極力提醒。求榮惡辱之君處。○鄧退庵曰。引詩提出一命字。引詩提出一天字。見禍福雖由于天命。而天命只在人主之一心。要人主自省其心之天命。也不曰



永念而日永言見古人心口如一之意此之謂也雙結詩書

尊賢章

**提綱** 通章總見仁政足以王天下急望世主信能行之耳上五節槩言王政可以感人便含當行意下是勉當時行王政而決其必王也重信能行一句五願字從五悅字生來王道以得人心為本日悅日願皆是得其心也得其心便可無敵于天下然非信能行之不可能行又全在信字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

**尋義** 孟子曰王政在得人心如賢能之士國所賴以輔治也必於其賢而有德者尊禮之於其能而有才者器使之俾比才德出眾之俊傑莫不在位則風聲所感不但吾國之士悅之也則天下之士皆悅吾用人有道而願立乎其朝矣

集註

此節言王政待士之厚。麟士曰俊傑即賢能如前章賢能即士皆足上之辭賢能乃人中之俊傑尊之使之便是俊傑在位。仇滄柱曰賢能俊傑則與傾危之徒異矣曰尊使在位則非抵掌而授舉國者等矣要照戰國立論。賢能俊傑以本國之士言天下之士以他國言。玩五節中四其字一之字便含鄰國之政不能如此故開風者皆願歸之意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尋義

參蒙引由士而下通財用者商也于市則有待商之政或逐末者多則賦其市地之廛稅以抑之為其厚于利也而不更征其所貨之物若逐末者少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亦不取其廛稅不但吾國之商悅之也則天下之商皆悅吾厚商之仁而願藏于其市矣



此節言王政待商之寬。此市字與下關字耕者字塵字微讀不與下句相連。塵指市宅之賦。言作活字看。逐末者少則法而不塵。總之法是常行的。塵是時或報罷的。征是決無的。市都邑之市。市官之法加周禮市司平物價治爭訟察異言異服之類。通考云塵市者財貨諸物邸舍之稅。所謂列肆之稅。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朱子曰市塵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塵者各出塵賦若干。如今人貨舖面相似。蒙引少則不必塵者官爲塵以居之亦不取其塵之稅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此節言王政待旅之厚。在市曰商在途曰旅。傳節如今脚引及州縣。可度。但以此稽考其來歷以防其姦究而不征其往來之貨稅。不但吾國之旅悅之也。則天下之旅皆稅吾柔遠有道而願出于其路矣。

此節言王政待農之仁。助而不稅即耕者九一之法。而願耕于其野矣。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此節言王政待農之仁。助而不稅即耕者九一之法。而願耕于其野矣。

塵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塵。又令出此夫



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序** 參存疑以廛為居者氓也市宅之民各有常業非無常業而游手游食

者也則無令出一夫百畝之稅以其不在無常業者之例也其所居之廛乃積貨之所原非可種桑麻者也則無令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以其不在不種桑麻之例也則天下之民皆悅吾厚民之政而願為之氓矣

**集說** 此節言王政之厚流氓謂寬來附之氓也廛字與上廛字不同上廛字

是市肆此廛是城邑之廛在王城左右即民廛也○楊升庵曰氓字從亡從民蓋去其本土而古籍于他國者也周禮所以以田里安氓士宜教氓又立新氓之治○無夫里之布只依本文看作二項說不依諸家補出一家力役之征為直捷按都邑制如井田九區前朝左祖右社後市中為公宮左右各三區是為民廛後市之廛是為廛而不征之廛也左右民廛是廛無夫里之布之廛也或市廛是其貿易處而民廛是其居停堆貯處居廛之民不專以

為商者言即百工營作等亦在其內○蒙引夫征里布先王所設以警游惰之法非常制也後世暴君汙吏乃承之以為常制之各色遂使民不聊生耳○市宅不可種桑麻營作又非無恒業故當無夫征里布之罰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興廢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序** 參大全夫五者之政得天下之人心如此今之君信能以實心行實政

于此五者一一見諸施行則鄰國之民若士農若商旅皆仰而愛戴之若父母矣仰我為父母則鄰國之民即吾子弟使隣國之君率民以攻我是率其子弟攻其父母也自生民以來未有以率子弟攻父母而能濟其事者也如

按此章悅字願字仰字皆以心言



此則無敵于天下無敵于天下者乃奉行天命之吏也凡暴亂之國皆得奉天命而征之東西南北何向不服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不然吾國之民亦仇敵也况鄰國况天下乎

**集註**信能行此五者在人君身上說鄰國之民仰若父母自天下歸心上說率其子弟攻其父母未有能濟自鄰國不能為敵上說無敵于天下乃此章大旨。張彥陵曰信能二字重看謂實實落落能行不從虛文粉飾惟信可以動人民字包士農商旅仰之若父母從上五願生來上只言其理如此此方責成之詞。饒雙峯曰吏君所命天吏天所命君所命者可以刑人殺人凡有罪者得而刑殺之天所命者可以征人伐人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范紫登曰對民言則曰父母對天言則曰吏天吏專以征伐言註兼廢與存亡說而側重廢亡一邊如云興之存之者固所以奉天命德之意廢之亡之者亦所以奉天討罪之意

### 人皆章

**提綱**此章總因當時多殘忍之君而勉之以擴充其仁心也首節言仁心人所同具次節言聖人能充滿其量中三節申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末二節申說人當法先王充不忍人之心也工夫全在末節主意重在擴充上

###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言義**參大全孟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又得天地生物之心為心故不忍害人之心人人皆具而有之無聖凡之殊也

**集註**指南曰人則無爾我曰皆則無異同曰有則非本無曰不忍人之心直是一體如傷天地生生之意。不徒曰不忍之心而必加一人字者見同類尤相親也不忍人之心照下文怵惕惻隱看主心之發見時說即所謂情也



雖包四端且只照本文說直解云人各有此心故可悲可憫之事觸于前而惻隱好生之意便動于中這叫做不忍人之心照下講亦明白○饒雙峰曰仁之為德在天地則為生物之心在人則為不忍人之心天地能生物人不能生物但是愛人之心即是生物之心○蔡氏曰前言不忍人之心後言兼四端分明仁統四端前是專言之仁後是偏言之仁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原註** 參大全人有是心而私欲間之故不能達之于用惟先王動念皆仁隨感而應纔有不忍人之心即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待充廣更無遏抑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天下雖大運以

此心而有餘其于治也猶運之掌上耳何難之有此所謂全其皆有之心也

**集註** 斯字要看註云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是不待察識擴充自然完備若衆

人則須察識擴充所謂其次致曲也運之掌上不作效說只言天下雖大運之一心而有餘○上一句重斯字有天德便有王道意且泛泛說下一句重行字下文運掌句緊承此二句言蓋心達于政則恩可廣被其及之天下無難矣○呂晚村曰此節不是鋪張事功正借先王做個極頭樣子以為擴充

之的。是上節註脚與下五節總冒以行二句即重斯字內是急接語不是層次語但斯字指聖人過化存神之妙而化行二句即就其中實地設施處正下擴充用力之方蓋章意原重論心而以二句却偏注政一邊人因下文不復言政遂謂宜重在心不知下文四節只申解得首章人皆有之意末節乃應此節正指點人去擴充則此二句重行政是孟子立言本旨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黜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  
也隱痛之深也此節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  
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  
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  
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言** 泰醒言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何以驗之吾不驗之常而驗之  
變不觀之暇而觀之猝無論先王即今之人乍見無知之孺子將入于井不  
分賢愚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內交于孺子之父  
母而結其好也非欲以此干求仁愛之美譽也非惡彼不救人之名而欲以  
此避之也倉卒之間無安排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此所謂皆有不  
忍人之心也

**集**

此條是不忍人之証驗。王氏曰怵惕緣乍見而警動惻隱由傷切而  
痛深。○胡雲峰曰集註與謝氏俱看得乍見二字緊若既見後稍涉安排商  
量便非本心矣。○非所以三句明乍見之心無所偽以見不忍之心為人所  
固有。○此節與下三節意相承此節言惻隱之心出于自然二節悉數人必  
有之心三節著心為性之端以見其必有也。○李岱雲曰連下三非字是極  
力形容乍見時發露之真無一毫轉念計較處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  
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下同。○羞耻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  
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  
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  
有也。



**序論** 參。漢。說。由。是。乍。見。恍。惕。觀。之。可。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惻。隱。之。心。矣。有。惻。隱。則。必。有。羞。惡。辭。讓。是。非。若。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羞。惡。之。心。矣。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辭。讓。之。心。矣。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是。非。之。心。矣。

**集疏** 黃。甫。田。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于。四。端。何。也。朱。子。曰。不。忍。人。之。心。卽。惻。隱。之。謂。也。性。之。德。爲。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發。爲。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安。得。無。先。後。耶。○。真。西。山。曰。仁。爲。衆。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翼。註。由。是。觀。之。接。上。甚。緊。不。必。別。用。過。文。○。此。條。是。反。說。以。見。其。必。有。與。可。離。非。道。一。例。看。幾。個。非。人。也。不。是。煞。詞。正。見。得。無。是。心。必。非。人。既。是。人。則。必。有。是。心。須。如。此。活。看。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

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序論** 參。大。全。然。四。者。之。心。爲。人。所。必。有。者。則。以。此。心。皆。情。也。而。情。寔。本。之。于。性。耳。蓋。性。蘊。于。中。而。情。發。于。外。卽。其。發。之。自。然。而。其。中。之。本。然。者。可。得。而。見。矣。故。性。中。有。仁。却。是。肫。然。慈。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隱。故。惻。隱。之。心。是。仁。之。端。緒。外。見。也。性。中。有。義。却。是。截。然。不。易。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故。羞。惡。之。心。是。義。之。端。緒。外。見。也。性。中。有。禮。却。是。秩。然。不。亂。之。理。發。出。來。方。有。辭。讓。故。辭。讓。之。心。是。禮。之。端。緒。外。見。也。性。中。有。智。却。是。昭。然。不。爽。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故。是。非。之。心。是。智。之。端。緒。外。見。也。使。非。有。此。仁。義。禮。智。之。性。又。安。有。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哉。

**集疏** 此。節。乃。是。由。情。推。到。性。上。去。正。見。四。者。之。心。爲。人。所。必。有。也。○。朱。子。曰。



仁義禮智是未發的道理。惻隱等是已發的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便見惻隱。○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捉摸不着。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是見得。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個物事說仁。○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陳潛室曰。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所以外邊纔動。其中便應。○此節言四者之情。為仁義禮智之端。見是人所固有。而出于自然者也。意在原情為性之所自出。以見情之必有仁道。究竟甚廣。而惻隱始見一端。便含可充。而又不可不充。意在惻隱之心。非因事物之接而始有也。人之有是惻隱者。由其有仁愛之性。具于心。因事而發。為惻隱是惻隱之心。乃仁之端也。下三句做此。○呂晚村曰。此與性善章語同意。別彼從用而指其體。以証固有。此却欲人識其體用而充廣之。故加

一端字。便有一充字。對待內之所有。須推而出之。使盡其量意。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原註**合參四者之心。固為仁義禮智之端矣。然此四端非本無而暫有者也。

人之心必有是四端也。猶人之身必有是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全者。是不以先王待其君。而甘置其身于不善之地。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全者。是不以先王待其君。而置其君于不善之地。賊其君者也。然則臣固不可以賊君。君亦安可以自賊哉。不安于自賊。則當知所以察識而擴充之矣。

**集註**四體不但喻其必有。正以起下文當充意。蓋四體不容一毫虧欠。四端亦不容一毫虧欠。按能不能。卽下能充不能充意。但且彈言。顧麟士曰。自謂不能。亦指君而言。蓋此亦為當時諸侯發也。四端卽情言。卽惻隱四



知皆句重知  
字句能句  
重能字

四書章句 卷之二 本立堂

者之心也。自賊責君。賊其君。責臣重責君邊。此節結上起下。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焉。其理亦猶是也。

合參四端雖蔽于物欲。而本體不息。常隨處發見。故凡有四端于我之。人。使不自諉于不能。隨其發見之端。而察識其為何心。知皆即此推廣之。由一念而達之于萬念。由一事而擴之于事事。以充滿其本然之量。將見此道漸漸生長。便不能自己。若火之始然。而不可滅。泉之始達。而不可遏。此知擴而充之機勢也。苟能即此不已之機。而遂充之以滿其量。則仁無所不愛。義無所不宜。禮無所不敬。智無所不明。四海之大。皆心之擴。而無難苟不充之。則雖父母之在家庭。而不足以事之。擴充豈容已乎。皆有是心者。其以先王為必自勉焉可也。

集註 此節正勉人以擴充之全功也。知皆三句。善善端擴充之機。苟能充二句。究其能充之量。末二句。反言以決其不可不充也。皆字以四端言。下一凡字。見得不但先王知皆擴而充之。重在知與擴。充上是方知去擴充。欲其充滿也。苟能充之。是承知擴充來。蓋既知推廣。使其充滿。用功久之。遂能充滿。

四書章句 卷之二 本立堂



也知與擴是用功之始能與充是用功之成知字與始然始達相應中間矣  
字文勢不斷充字與保四海相應始然始達是言善端發處勃勃充長其勢  
莫過之意○饒雙峰曰集註即此推廣是釋擴字滿其本然之量是釋充字  
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推至于無一民一物之不愛是充仁之量自一事之  
得宜推至于無一事之不得宜是充義之量禮智皆然○朱子曰四端不言  
信如實是惻隱實是羞惡信便在其中○上帶知皆擴字說下就能充滿說  
惟擴而後能充能充則不必說擴矣擴充二字有分別如注水相似擴是注  
水下去充是注得器滿了○許東陽曰此章七節第一節言人皆有仁二節  
言先王全此仁以實人之皆有是心三節就人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其心  
四五節併言義禮智各有所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  
自棄七節言因發處察識而充之工夫全在此一節○四端在我隨處發見  
只是要因其發見處而察識擴充之以竟其量若火二句見得是心固有

待外求欲之即至引之即起而善端之充自不能已也始然喻其由微而著  
始達喻其足此通彼苟能充之與以不忍人二句應足以保四海與治天下  
可運句應○凡有四端于我者者字達說作凡有四端于我之人極是語氣  
直至始達為一截○始然始達二始字含下能充不能充兩層能充則如水  
火之赴海燎原而不可遏不能充如火始然而即熄泉始達而即壅○蒙引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仁無所不愛義無不官禮無所不敬知無所不知  
愚謂充之與致中和一般禮樂刑政皆在所充之內

矢人章

**提綱**

此章亦教時君因恥辱而勉之為仁也首章言擇術在仁次節引聖言  
以申明之三節深為不擇仁者徹末是激之為仁在乎反求諸已○陸子曰  
上言不智欲以是非之心擇為仁之術下言恥之欲以羞惡之心決為仁之  
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含○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原義** 參淺說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之心矢人之本心豈固不仁于函人哉乃即其為矢為函之心而言之矢人惟恐其矢之不利而不傷人函人惟恐其

甲之不堅而至于傷人是矢人之心果不仁于函人矣然不特矢人函人然也即彼巫利人生匠利人死亦有然是匠者之心果不仁于巫矣此非其初本心之異也而其所為之術有以使之而異其心也故凡人之術業不可不慎而審之也

**集疏** 陳新安曰此只借術之當擇引起下人當擇仁而處之意○術字承矢函巫匠而推廣言之凡人所肄習者皆術也不可不慎言當就其全吾仁者

去其害吾仁者尤重在害仁一邊○蔡氏曰矢函巫匠其本然之心同惟其操術殊故此心慈忍頓異術之足以移人也如此而可不慎乎○首句就本初之心說中三句就今日為術之心說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焉於處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原義** 參淺說術何以慎正以慎所擇耳孔子嘗曰里有仁厚之俗擇居尚以



為美若人擇所以自處而不于仁則本心之明已失安得為智乎孔子此言何謂也謂夫仁也者自其天所與而言則天地生物之心為最先所以統四德該萬善而為良貴之首天之尊爵也自其在人而言則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為日用常處而不可離者人之安宅也仁之關切于人者大矣自有而自為之誰得而阻之今莫為之禦而自不處仁棄其所至尊舍其所至安是是非之心不明而不智也孔子之意蓋如此

**集註** 陳新安曰孔子本言擇里孟子引之以証擇術存疑處仁論語指仁里此指仁道言○夫仁天之下是孟子釋孔子擇不處仁焉得智意○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合下就得那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說得之最先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先字猶云第一件也非先後之先○蔡氏曰此節言仁道之大而人不可不為下節遂言不仁之辱總為下文莫如為仁句張本○曰尊賢者見萬善皆出其下曰安宅者見非人所能推奪正與人役相反天之尊

爵猶云天所與我之尊爵也便見不可失意人之安宅猶云人所自有之安宅也便見不可棄意二也字是趕下語意○呂晚村曰夫仁者二句中只可說道理如此着不得人力須避下文

**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

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集註**

存疑夫不智而昧于擇術固所由以不仁而不仁則物欲日蔽本心

日昏而益以不智不智則不知禮義所在而動必越禮行必乖義又將無禮無義矣四者俱無則自失其良貴而置身于卑賤之地彼有德有力者皆足以服我是人役也既為人役而顧恥于為役吾恐役之終不可免也由弓人矢人攻為小藝以供人用不能大有為以服役人而自羞耻其為弓自羞耻其為矢也亦奚能免于恥哉



上言由不智故不擇仁下言由不仁則良知日昏而益不智蓋以用功之序言則先智而後仁以自然之理言則先仁而後智○人役而耻為役且照本文講由弓人二句乃言欲不為人役不可得也重正意上○人役只卑之之辭甚言不仁之可耻○看註中兩故字蓋不智由於不仁無禮義又由於不智也不平○張紫裳曰人役以下皆是激而進之之辭人役則賤與上尊對人役則勞與上安對尊爵安宅言仁道之大人役言不仁之可耻總為下如恥之莫如為仁張本

### 如耻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原註**今之為人役者不耻之則已如耻之而求免于人役莫如反其不仁而為仁尊爵安宅于是處之此撰術之智而禮義之兼攝者在我矣尚何役之

不可免乎

**集註**此節正為人擇術處乃一篇大要領

###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中去聲○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原註**夫仁者之于仁有如射然射者之于射不違發矢也必內正己之志外

正己之體極其審固而後發矢苟發而不能中則不怨人之能中而勝己者惟反求諸己以為吾志容有未正吾體容有未直求所以正之直之而已矣為仁由己而不由人不異于此擇術者可不自勉哉

**集註**蒙引反求諸己修德自強也○射者正己三句借射以發明為仁之義

皆就射上說為仁由己之意則在言外○此節示以為仁之機在己使自勉也為仁便是仁者如射只虛講不可露出反己意未補為仁由己意須兼正己反己兩義如云射者未發之先所正者己也于人固無與也既發之後所



四書章句 卷之二  
求者已也。于人亦無尤也。為仁者始焉。慎其術而擇乎仁。自己擇之也。終焉求免于耻而進于仁。自己進之也。故曰仁者如射。

子路章

**通章**見聖賢樂善之誠。愈進愈無窮也。勿三平看。亦不可抑。由禹以形舜。要見由禹已自大了。舜又有一種不同處。總是孟子恢弘善量。引人詣極之意。通章歸結到君子莫大句。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各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原註**

合參孟子曰。吾嘗歷觀古昔聖賢而見樂善之誠焉。古之人有子路者。勇于自脩。惟恐己之不善。失于不知而不能改。有人告之以有過則欣然而

喜。以其得聞而改之也。其樂善之誠也。

**集註**

此節重在喜上。喜重在得聞而改上。是子路見得己未善而善在人也。張南軒曰。聞過則喜。非能克其驕吝者不能。驕吝者不能。驕則自以為善而惡人議己。吝則安其故常而不能從人。子路用力于克己其功深矣。蔡氏曰。喜其得聞而改。便有遷善之機。是子路之樂善也。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原註**

合參古之人有大禹者。其心惟恐人之善壅于不聞。而不能行。故一聞人之善言。則至誠屈己拜而受之。以其有裨于己也。其樂善之誠也。

**集註**

此節重在拜上。惟其好之。是以拜之。拜有受善意。是禹見得善在人而己未盡善也。喜與拜俱從真心好善上發出。兩則字可玩。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已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身語** 蔡大全由禹樂善已不可及矣。至于有虞大舜。則胸襟度量更有大焉。者善本公理。舜則以天下之善。公之天下之人。而與之同之。不敢以已為善。而盡心以從人。蓋不知善之在已也。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以行之于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不知孰為在已。孰為在人。所謂人已為一。而善與人同。如此。

**集語** 朱子曰。禹聞善言。則拜。猶着意。舜善與人同。是自然氣象。問善與人同。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已。在人。之別。但人有善。不能無私于已者。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而不知其孰為在已。孰為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蔡氏曰。舜則見得此善在天下。乃人已公共之理。全無爾我異見。如一池魚。共一池水。魚有分別。水無分別。此則就他心上看得如此。下乃是目也。舍已二句。總是見善不見人。而毫不立一人目之見。故曰善與人同。○舍已從人。非已真有未善。正見聖人心不自滿。係常見已之善。未至便舍而從之。以求到至善地位。○善問天下之公理。然與人同與字。却屬舜與字。內有已字。但此只說與人。勿夾入已字。下舍字方露出。○舍已二句。串看。正善與人同處。蓋舍已便是從人。從人即是取人。但下句加一樂字。以足上句之意耳。○上句重舍字。下句重樂字。樂字又根于舍字。總是忘已忘人的念頭。○翼註舍已不必定說已未善。只是忘已之意。註訓舍已云。無所係吝。樂字云。不待勉強。最得。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合參且舜之樂善非但一時為然也。自耕稼而陶而漁之時。以至受禪。

意



而為帝無非樂取于人以為善者蓋其平生為人都是如此初未嘗以窮達而有間也

**集註**此從上節抽出重在自字至字無非字見舜微始微終心體無間斷處此舜之所以為大也○呂晚村曰樂取句在上推論意在下本節雖槩舉生平無實事可指只是上下過渡語○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原註**參輔氏舜之取人為善亦為渾忘未嘗有助人為善之意然自今想見

其心而推其善取諸人以為善則人將因吾之取而益勸于為善是乃助人之為善者也夫因吾取使人皆勸于為善則天下之善皆吾善乃聖人成己成物之事豈易量哉故君子之善莫大于此舜之所以大而不可及也信乎論樂善之極者必以夫舜為歸矣

**集註**上節大字就取人為善說此節大字就成人為善說○君子作聖人看莫大乎與人為善在舉一世而甄陶之上見其大○呂晚村曰取字生出與字來與字只在取字內分清有兩層歸併三層上句在舜身上想下句在人身上想便得兩層意上句從舜想到人下句從人想到舜便得一層意

### 伯夷章

**集註**此章見君子不為一偏之學重君子不由句叙伯夷一步緊一步逼出個隘字叙柳下惠一步寬一步逼出個不恭字言外見願學孔子之意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



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也

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汗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巳語助辭

**集說** 參存疑孟子曰昔伯夷者擇君而事非其可事之君則不事擇友而友非其可友之友則不友惡其惡也不但不事惡人之朝亦不立也不但不友亦不與惡人言也若使立于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則以爲辱也如衣朝衣朝冠之尊貴而坐于塗炭有不能一息安者矣其惡惡之心如此誠由其惡惡之心而推之又不但惡人他的心即思與鄉人立立其冠不正亦少失禮耳非有甚可經之行也亦望望然去之而不顧若將浼焉惟是恐浼之故又不

但鄉人彼天下諸侯雖有善其詞命而來聘者初無少失禮矣亦必不受其聘不受也者蓋其視今之諸侯皆非其君也皆惡人之朝也是亦不以就諸侯之爲潔而切切然必于就巳夷之爲人如此

**集說** 此言伯夷之清發于惡惡而不輕與人羣也此是本其行而推其心有一節深一節意不立深于不事不言深于不友鄉人之冠不正未爲甚惡也而必去詞命之善無少失禮不必深責也而不受不受指聘召之禮不屑就是推其不受之故心不潔其就而以污待諸侯以去爲道者也全要想他隘的意思○首二句看他其字明是以自身律他人也推是孟子推思是伯夷思要非有實事只形容其意向如此○蒙引詞命雖善其人未必善也故亦不受若孔子則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矣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



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佚音逸祖音但楊音錫裸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處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諡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楊露臂也裸程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借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原譜**又有柳下惠者不以汙君為羞而亦事之不以小官為卑而亦為之其進而為小官以事汙君也不肯苟且以隱在已之賢才而必守其正直之道以獨行其志雖至道有不合終至為人遺佚而不怨乎人以至身處阨窮而不憂諸已故其言曰天下之人爾自為爾我自為我善與惡初不相涉雖袒裼裸程于我爾爾自無禮耳焉能浼我哉惟其視人皆不能浼已故不擇交游常由由然與眾人同處而不自失其正焉雖其欲去之際或有欲援而止之者惠即止焉其援而止之而止者蓋以吾身自正而不能浼不自失者自

在焉是亦不以去為潔而切切然必于去已惠之為人如此

**集疏**

此言惠之和寬以處眾而不輕與人絕也自首至不憫是述惠之行故

日至浼我哉是述惠之言故由由至末是推惠之心亦一節深一節不隱賢二句一正一反賢即道道即賢猶云不在道事人必以道事人云爾止之止字屬人止惠而止止字是惠自止不屑去謂潔不在是也蓋曰吾自有真潔而不必一去以明潔耳○遺佚二句一串說言雖為人放棄而身處困窮是心亦無入不自得也遺佚只是不見用阨窮是因不見用而貧困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視天下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居之官而亦無不可處之眾故不屑去也蔡氏曰惠自視甚高視人甚卑故汙君小官必進者以汙君小官不足玷吾道也不怨不憫者以為吾道固然非因之有損也故曰以下述其言而槩舉其行總見已之道非世之所得浼也此說極能理會不恭二字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原** 參大全孟子先言二人之行至此乃評之曰伯夷之行雖高潔然懼人之污來及已視天下之人無一可與處者未免孤介絕物而失之狹隘柳下惠之行雖寬和然輕忽待人視天下之人無一足與較者未免玩物輕世而失之不恭聖人之道不取于此君子不由之也蓋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中庸之道行非可法而聖人之道實大中至正之準君子之所願學者從可知矣

**集說** 朱子曰孟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不由○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清和皆是一偏之弊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是說他流弊如此○存疑不由其隘與不恭即是不由其清和清和之外又有隘與不恭也翼註謂由其清不由其隘由其和不由其不恭未是

○蔡虛齋曰隘者視天下無一人足容不恭者視天下無一人足較○隘與不恭即在上兩節斷出不必推開作論○韓慕廬曰他處欲人師夷惠是為頑懦鄙薄者說此處勸人不由夷惠是為願學時中者說其不回護夷惠正見夷惠真處○胡雲峯曰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乎中庸之道故君子所不由孔子之道大中至正之準故孟子所願學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天時章**

**提綱**

此章見人君以固結民心為本當時用兵者類皆以天時地利為務而不知以人和為重故孟子言用兵貴得人心得人心在得道得道以得人心則地利之險人為之守天時之善人為之乘戰則必勝矣不然雖天時地利何益之有哉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厚**

孟子曰：守國用兵之要有三：天時、地利、人和是也。而常時用兵者則惟

以天時地利為務。自我觀之，得天時之善者，雖可以勝敵，然特適然之數耳。不如地利之固，其形勢可據為充足憑也。得地利之固者，雖可以取勝，然特有形之險耳。不如人心之戴，其無形之險為充足恃也。

**集**

此舉用兵所恃者而第其輕重，示人當知所重也。兩不知俱在用兵時

較量。○非謂天時地利可盡廢也，但不如人和耳。講此二句全要含蓄。若寔說便碍下二段矣。○李岱雲曰：兩句且不遽說天時地利，總不如人和，只就三者較量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自是兩層說，而人和之重愈見矣。○蔡虛齋曰：孤虛王相是時日支干之孤虛王相也。時日有支干而支干有孤虛王相，時主四時，該十二月在內，日該十二時，干是天干，支是地支。

皆以五行生剋論。○趙氏曰：孤虛即空亡之謂，王者為主，相者輔之，戰陣之法，背孤擊虛則吉。○此節立兩句為柱，下文分兩邊自解之。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厚**

何以見天時不如地利？彼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雖云小矣，或者以兵環

向而攻之而不能得勝，夫環而攻之之久，其間必有值干支王相天時之善者矣。然而終不勝者，以天時猶虛不如城郭之險阻足據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集**

此申天時不如地利，以攻者驗之。全在環而攻之上見。三里七里俱重

地之至小者，環攻何須曠日持久意。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知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原諱**何以見地利不如人和彼其城非不高而難犯也池非不深而難越也兵革之所用以備此城池者非不堅利而可以敵人也米粟之所積以保此城池者非不多而可以持久也其為地利固矣然不得民心相與委而去之而不為之守矣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集疏**此申地利不如人和以守者驗之全在委而去之上見○蔡氏曰兵革以備此城池米粟以寔此城池故亦屬地利必兼言之方成個完全可守之國○趙氏曰古甲以革為之故函人為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出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原諱**以此觀之惟人和為重矣故曰域限其民不全以封疆之界固守其國不全以山谿之險威行天下不全以兵革之利只看人心何如耳以仁心行仁政而得人和之道者則多助不能以仁心行仁政而失人和之道者則寡助寡助之君既失人心其極必至親戚亦叛之况其遠者乎多助之君既得人心其極必至天下皆順之况其近者乎

**集疏**主觀濤曰域民三句非申地利只引起人和之不易○道者多助

重看道不外仁義然須在體歸民心上講如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九切助字是初戴意主平時○人和內便含得道意非是又惟人和之本在平得道○

正解順之只是悅而願歸未便是身歸方不碍下文天下順就其多助而極言之非又出多助外也多助正是人順之效此且就本國言至極處而字宜只各就下句見○仇澹柱曰故曰二字緊緊承接○陽起人和當得與上地



利無干。李岱雲曰：得道者多助，則分明得人和之道。有一番教養，王政在。非策士之所謂人和也。寡助未必便親戚畔，然其至必至于此。多助未必便天下順，然其至亦必至于此。親戚畔則守有所不能守，天下順則攻有所不必攻矣。天時地利又何所用之乎。得道自然多助，多助自然天下順，皆是言其理之必至于此。下節方言其無敵必王。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以我天下之所順者攻彼親戚之所畔者，則彼之人民皆吾子弟，又誰與我為敵乎。故得道之君子有不戰則已，戰則必勝矣。人和之重如此，豈彼

天時地利所得並衡哉。

此見不假手于天時之善、地利之險，只就人和上決戰勝，以終首節不

如人和意。天下所順指君言，非謂率天下所順之人，以攻彼國也。

將朝章

此章重君之不可召臣。上前三節因齊王召已以疾而做其非疾，後七

節因齊臣議已不應召而明其不可召，總是不能達辭疾之情于齊王，而詳

明不可召之意于齊臣也。須知孟子欲以道佐君，不得不以道自重，正是敬

王正是望王尊德樂道，正是鼓其君以大有為處，非好自尊大也。齊王托疾

以召，正是不好臣其所受教而無不召之臣矣。安望其為堯為舜為湯為桓

而大有為耶。

孟子將朝，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

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音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

王王不知而托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孟子在齊居賓師之位，與受祿而守官者不同。在王可就見而不可召。



見在孟子可以往見而不可以召見也。一日本將朝王王不知而使來人托詞以召之曰寡人如初願本欲往而就見者也。以有寒疾不可以風來朝將視朝不識夫子肯一來而使寡人得見乎。孟子亦托詞以對曰不幸而亦有疾不能造朝也。其自重之意默寓于托疾之中矣。

**集說**問莫或齊王不合托疾否。朱子曰未論托疾。孟子之意是說他不合來召為其實師有事則正宜自來見。若王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枉見。註如字作欲字。看不幸二字非欲其稱之說。正欲示以不可。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理。只得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答陳代如不得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孟子托疾辭召即答萬章之意也。

明日出乎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集說**孟子明日即出弔于東郭氏使王知其非疾而警悟之。公孫丑不知疑曰昔者方辭以疾今日復以弔出則是明為托疾矣。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蓋亦未告以本意也。

**集說**折衷孟子辭疾出弔蓋恐齊王認為真疾而不悟實師不可召之意也。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遣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

**集說**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以醫來此正可以悟王也。孟仲子又不知其出弔之意而權辭以對曰昔者有王命來召適夫子有采薪之



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已趨造于朝。但我不知于今能至于王朝乎？抑未曾至乎？既對使後，又使數人要孟子于路，曰：「請必無歸，而造于朝，欲以寔已言也。」

**集註**昔者有王命至能至否乎？是仲子失孟子之意，不能達辭疾之情。猶夫公孫丑之見也。使數人至造于朝，則又強孟子之行。猶夫景丑之見也。要者固約之意。張南軒曰：使仲子知孟子之心，則告之曰：「昔者疾，今日愈，而出弔矣，豈不正大，而何必為是紛紛哉？」李岱雲曰：有王命三字著眼，惟以為王命，便不可托疾以辭，而當往應其召矣。不知王命可以加臣，而不可以加賓。師仲子病小愈，趨造于朝，數語辭雖兩救，而以趨走承順為恭，亦可見矣。

孟子本意愈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

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嘆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集註**問疾醫來，正可達齊王之機也。孟仲子如此彌縫，則孟子本意不明，而

又無造朝之理。其心亦良苦矣。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蓋景子齊臣，孟子欲示其意于景子，而使轉聞于齊王耳。假宿之心，猶夫出弔之心也。景子不知，乃曰：「內而家庭，則有父子；外而朝廷，則有君臣。二者人之大倫也。父子情親，故父慈子孝；而主于恩。君臣分嚴，故君禮臣恭；而主于敬。今丑見王之致敬于子也，未見子之所以敬王也。其如君臣之大倫何？」孟子驚嘆曰：「惡！謂我為不敬王，此言是何言也。子未知我之敬也。彼齊人但知以趨走承順為恭，而無以仁義與王言者，非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固曰：『是君也，但知有功



利耳何足與言仁義也如此說爾是以凡庸輕忽其君則不敬莫大乎是夫仁義之道堯舜之道也我平日所學惟堯舜之道與王言亦皆堯舜之道若非堯舜仁義之道卽悚惕于心而不敢以之陳述于王前是蓋以盛古聖帝望王乃敬君之至也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而子顧以不敬王譏我誠不知其謂何矣

**集說**指南不得已非爲人嬰之故爲托疾本意不得達于王故借一宿以發明之與出弔同意大倫有五景子只舉其切要者言之而以父子引起君臣耳內則二句重君臣邊主恩二句重臣敬君邊王之敬子景子就平日禮遇說未敬王合不應召意且勿震齊人以下總破未見所以敬王之意堯舜之道仁義是也不敢二字以心言陳王以堯舜正敬君以堯舜也輔慶源曰丑之說奔走承順之敬敬君以貌故曰敬之小孟子所言陳善閉邪致君王道之敬敬君以心故曰敬之大呂晚村曰敬王不是說王就是堯舜若

如此說却是褒獎尊頌非孟子所謂敬也實見得君非堯舜不可仁義非堯舜不至一邊陳堯舜之道所以責難一邊卽不陳非堯舜之道所以閉邪兩邊並到是何等小心敬畏

**孟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原義**參存疑景子曰子以仁義告王爲敬此言否也我所謂不敬王者非不

與王言仁義之謂也禮有云子承父召則有唯無諾臣承君命之召則不俟駕車而行是急趨君命乃禮之當然也今子固已將朝也及聞王命之召而遂不果朝當與夫不俟駕之禮不相似然以是爲不敬王也

**集說**丑引禮意重不俟駕上見孟子不應召之非禮正發明上節不敬王意



孟子居賓師景子以臣禮律之。孟子且未暇與之論。此下但詳明不可召意。却亦重賓師論也。許東陽曰：景丑之言，是人臣事君之常。孟子所言，是人君尊賢之道。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單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噉，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孟子曰：以我，不赴召為不敬，子言如是也，而我不應召之故，別有在，豈

如子與禮不相似之謂與？正以我不可召，而王不當召我，爾曾子嘗曰：晉楚大國之富，誠不可及也。然彼以其富，我以吾至足之仁，仁統萬善，不啻富也。彼以其爵，我以吾至貴之義，義超萬物，不啻貴也。吾何不足而慊然于彼乎哉？曾子之言如此，世人但知富與爵耳。曾子獨伸仁義于其上，夫豈不合于義而肯言之乎？是或一種道理之所在也。其道何在？蓋通天下之所尊敬者，有三樣人有爵位者，一年齒高者，二道德全者，三在朝廷之上，以貴臨賤，各分不可或踰，所尚莫如爵，爵所以為達尊也。在鄉黨之中，以少事長，先後不容或紊，所尚莫如齒，齒所以為達尊也。若夫輔佐一世而致治，安長率萬民而成教化，惟有德者能之，所尚莫如德，德所以為達尊也。德便是曾子所言之仁義，此所以不慊于彼之富爵也。然則在朝廷者，其爵雖尊，不過達尊之一耳。惡得有其爵之一，遂以之而慢夫齒與德，達尊之二哉？我之意謂此耳。

集疏

豈謂是是字指景子所說言引曾子之言正說不當召之意彼以其富



四句有抑富貴伸仁義意。非相當之謂。吾何慊句。是仁義無愧於富貴之意。夫豈不義。正見曾子重道處。是或一道不是疑詞。故作宕句。醒發出道字來。達尊一段。正解是或一道句。雖是推曾子之意。却借以說出自家話。來輔世不但佐君兼有扶翼世道之意。長民不但字民兼有表正民風之意。下文不可召之臣。正此人也。惡得有二句。語意雖極聳峻。却未嘗明指。亦為賓師二字在口中道不出。故為此逗漏不盡之意耳。說一慢字。先破他王之敬子句。後說尊樂不如是不足與有為。痛切發明敬主之意。○蔡氏曰。孟子之意。若謂爵在王亦必得我仁義之士輔世長民。方可為堯舜如何。以一慢二我。所以不應召者。以人有為之臣自待。正以大有為之君望王也。此却非做王。正是敬王之意。○林次崖曰。仁則居天下之廣。居安土樂天。無求自足。而塵視金玉。故與富對。義則行天下之大道。謹進退。明去就。不以三公易其介。而名節自高。故與貴對。○朱子曰。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

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正見得此自其相值言也。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者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于伊周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于孟子之言也。○劉上玉曰。自惡得有其至章末。皆是說王不當召我耳。然却終不曾明說王不當召我一字。註中今齊王二字。仍渾之為妙。○李岱雲曰。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是解朝廷莫如爵三句。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是解惡得有一以慢其二哉。二句。蓋不相值則朝廷自是爵尊。齒德非所論。朝黨自是齒尊。爵德非所論。輔世長民自是德尊。爵齒非所論。不相值者。非必不相遇。只是不交相須。各以其地之所處而尊之也。一相值如朝廷而行拜老之文。人君而重尊賢之典。則有爵亦當尊齒德矣。如耆老而戴嗣王。忠聖而守臣節。則齒德亦當尊有爵矣。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也。今講家多遵蒙引謂朝廷三句各自為說。



非以相值之時言而駁朱子迭為屈伸隨在致隆之說真大誤矣不必從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  
 足與有為也

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  
 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庸**

有一不得慢二故從來將大有所作為之君必有所尊禮而不可召之

臣如于民社之事欲有謀焉則就見而諮之君之所以重乎臣者正以臣之  
 以道自重而不可以召見也然為人臣而必欲君之敬禮如此豈自尊大也  
 哉蓋有謀則就正所謂尊德樂道也君必如是其尊德樂道乃可與有為若  
 其尊德樂道不如是則自驕以勢者必求臣以諂謀不用言不從不足與之  
 有為也此大有為之君所以不召乎臣而以道自重之臣亦不為之召也

**集說**

此節正明所以不可召之故不召非不去召臣玩一所字就君心言全

是真心尚賢有所尊禮而不敢慢處存疑云言有所不可召之臣也而不召  
 之意就在其中○蔡虛齋曰謀即大有為之謀有謀則就正是不可召帶上文  
 看○尊德樂道不如是謂不如是其尊德樂道也非謂尊德樂道而又不  
 是也德就賢者身上說道就賢者所抱說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其德也如  
 孟子所舉平治天下之具其道也○麟士曰不足與有為與字寔指臣故曰  
 非欲自尊大語意在就之處一斷○大有為之君正起湯桓下節遂以故字  
 承之尊是心之尊敬樂是心之愛慕尊樂雖就王心言然在就見上看須兼  
 體統說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  
 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庸**

參存疑古來大有為之君王莫如湯伯莫如桓故湯之于伊尹先以師



道事之從受學焉而後任之為相尊德樂道也故不勞而成王業足以大有為也桓公之于管仲先以師道事之從受學焉而後任之為相尊德樂道也故不勞而成霸業足以大有為也

**集疏**

翼註學而後臣非截然先後只是所重在學以尊禮做第一件事而以委任繼之也○吳孫右曰此第援古為証正見有不召之臣而成其大有為處臣字只是委任之專意不是卑之之詞○學焉而後臣猶下節所云臣其所受教也註先後字亦不是大有懸絕只是才如此便可如此意耳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命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集疏**

參趙註今天下之人君諸侯土地相類德教齊等莫有能建伯王之業而超越當時之君者無他故也以其皆好臣彼趨走承順為已所教之人而

不好臣彼抱道自重為已所受教之人也不好臣其所受教是無不召之臣此所以地醜德齊而不能大有為也

**集疏**

地醜言無一人能辟土地德齊言無一人能奮發有為此德字以所就功業言○此節與上節一正一反好臣其所教二句正與學焉而後臣者相異此所以不足與有為而莫能相尚也○李岱雲曰所受教則師之矣曰臣其所受教豈臣其師乎故知此臣字只作任字看至臣其所教之人則真使令之矣惟二臣字有不同故曰有好有不好○教字正從上學字生來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集疏**湯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則皆學焉而後臣不敢召之來見者以其不



四書章句 卷之二  
可以召也。夫伊尹為王者佐，其不召固宜。若管仲之賢，何如且猶不可召，而況其德其道更有卑管仲而不屑為之者乎？子奈何以人臣應召之禮律我也。

**集論** 管仲且猶不可召，只借來跌起下句耳。重桓公不召管仲上，而況句隱隱說莫露我字。孟子不說已不當應召，只明齊王不當召已而已之不當應召自見。○問賓師如何，朱子曰：當時有所謂客卿是也。大抵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但召之則不往。

### 陳臻章

**提綱** 此章見君子之辭受一當于理而已。首節陳臻即辭受之迹，而疑其非。下是孟子詳辭受之義，而明其是。○全章問答皆為齊發，特借宋薛以形之。須抑揚重辭，上蓋宋薛弱小，孟子偶爾經過，原不望其行道兼之有詞，故受餽以荅。若于齊則望其大行矣，乃藐不相合，兼金之餽即有處尚不肯受，况

無處而貨取乎。此意臻不能知，孟子亦難以顯言，故只就辭受上辨其皆是。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原註** 陳臻問曰：辭受者君子之大節也。夫子前日于齊王餽以兼金一百鎰，而夫子不受，今于宋餽七十鎰而受，又于薛餽五十鎰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齊者是，則今日之受宋與薛非也。若今日之受宋與受薛者是，則前日之不受齊非也。夫子必居一非于此矣。

**集論** 高意重在不受齊餽，前日不受四句側重在非一邊，居一之一字即指非而言。臻泥一定之迹以論辭受，故謂不是受者非，則是辭者非，故曰必居一非于此。○今日之受非，謂其似近于傷廉，前日之不受非，謂其似失于過。



矯總。是泥辭受之迹。以為疑也。○陳新安曰。陳臻欲辭。則皆辭。受則皆受。而不知隨事以酌其義。固哉。○蔡虛齋曰。一鎰二十兩。一百鎰二千兩也。

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義也。

**原註** 孟子曰。辭受何常。惟義之歸耳。吾之不受。與受。均適于義。皆是而無非也。固未可泥辭受之迹。以議我也。

**集疏** 皆是。只作無非看。亦重辭齊邊。蒙引云。不可說皆是義。蓋惟其皆適於義。故得為皆是。則義只在是字之中。○輔氏曰。陳臻是在事迹。一定上較量。孟子則就義理變化處斷制。

富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子何為不受。贐。徐刃反。○贐。送行者之禮也。

**原註** 何以言之。當其在宋也。子將去宋之他國。而有遠行。禮遠行者必有贐。

以資途費。故宋君致詞曰。餽。贐。金以禮餽。義可以受矣。子何為不受。此受于宋者是也。

**集疏** 一節見受宋薛皆非無處。則受宋薛為是。兩節辭曰。俱宋薛之君來餽。金時所致之詞。

富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受。

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為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原註** 當其在薛也。子有戒備不虞之心。故薛君致詞曰。聞戒。故那時為備兵之資。而餽義亦可以受矣。子又何為不受。此受于薛者是也。

**集疏** 趙註辭。只說聞子有戒備不虞之心。餽金意頗未出。故又自補為兵一句。○范紫登曰。有遠行。有戒心。俱是有處之餽。故可受曰。餽。贐。曰。聞戒。是有名。惟有處。故有名也。兩辭曰。反不甚重。○蒙引。孟子時必已出薛之疆矣。其



四書章句 卷之二  
令不可行故只得以金爲之兵餽。○上曰餽。可接受字。此曰聞戒不可接受字。故補曰。故爲兵餽之。然故爲兵餽之。自對行者。必以贖句。亦倒裝文法。是孟子叙事之詞。不是薛君語。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焉於虔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于唯當於理而已。

**集說** 若前日子于齊則于遠行戒心之類。皆未有所處也。無處而餽之。是以財貨交之也。衆人動于利。斯可以貨取焉。有守義之君子。而可貨取而致之者。乎。此我之所以不受者。亦是也。受不受一視夫義之當否。故曰皆是也。子焉得以宋薛之受。而律我之不受于齊哉。

**集說** 宋子曰。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他以貨賄籠絡了。問處字。是處物爲義之處。否曰是。○困勉錄曰。未有處全重自家說。不重他人有辭。葢小

人儘有貨利來交。假托名義者。若只靠他有辭。便隨之。此不可不知。○全解未有處與上遠行戒心對看。是貨之也。與上兩辭曰對看。焉有君子句。與上子何爲不受對看。○南軒張氏曰。人於不當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當受不受。亦是爲物所動。何則。以其蔽于物。而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外物何有焉。物有大小。義之所在一耳。

### 平陸章

**集說** 此見君臣當各盡其職。前三節諷距心。後一節諷王。諷距心處。見責不容辭。不是責距心以不去。葢欲距心爲于不得爲之時也。而又爲王誦之。直是爲距心申請一番。使王知非距心所得爲者。而王得爲之也。通章精神在爲王誦之句。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曰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

三



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原** 孟子在齊。一日之平陸，見其民不聊生，乃謂其大夫距心曰：「凡事各有職，守子之持戟之士，設于行師之時，一日而三次離，失行伍，則以兵法誅之，否乎？」距心荅曰：「失伍，離次，法所必誅，是奚待于三失乎？」

**集** 一曰二字妙甚。伍不可一日失，官不可一日曠，三失伍，暗照下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多字看。此孟子隱寓責訊意。○蒙引失伍是不在伍也。軍法五人為伍，而以下士一人為之長，持戟之士即伍長之士，一日三失伍，不稱其職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君之民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幾上聲。齊字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

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原** 孟子因責之曰：士之行列，士之伍也。臣之職守，臣之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何也？子之職在養民者也。今凶年飢歲，子之民老羸病者，轉于溝壑而死，壯者散于四方以求食，幾千人矣。民失所，是子失職也。其如國法何？距心曰：民之死散，距心非不知之，但食廩不敢自糴，賦稅不敢自緩，此其事非距心所得專為也。

**集** 然則句承上失伍來，文勢甚緊。大夫有事于牧民，居其位則必供其職。如戰士之行伍一般，故借以言之。多字從一日及三字來，言非特一日亦不止于三也。距心不任罪，全在非所得為上，便有歸過于君意。然舍而未露，註此王之失政使然，勿直出為是。○轉溝壑散四方二句，平對。幾千人，總承轉溝壑散四方說。是合上二句總計約畧之詞。○饒雙峯曰：凶年說得濶如水旱疾疫之類，飢歲只是五穀不熟，此字指民之轉散。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收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原注**孟子乃設喻以曉之曰子勿以不得自專為諉也蓋為君牧民猶為人

牧牛羊者然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為之求牧地與芻草以養之矣蓋未有受之而不求求之而不得者如求牧與芻而不得則以牛羊反諸其人而去乎抑亦立視其牛羊之死而不顧乎吾知必當反其人而不當立視其死也明矣子之為王牧民既不能請于君以賑之又不去而坐視民之死何以異于立視牛羊之死者耶距心乃悟曰牧民而不知預求所以養之而又不能去此則距心之罪誠有不容辭者也

**集說**此正言其罪不容諉以申明失伍亦多之意蓋牛羊一段意思已含在

失伍內此特因其諉過故申明之耳○麟士曰兩為之一樣猶當言替他也  
求牧令就地食草芻則又刈而儲之以補其不足故作兩項○凡養畜日則  
飼之于牧夜則飼之于芻○此字正承立視其死言不重責其必去上不得  
其罪在人不求其罪在己到立視其死而後知不求之罪罪已莫遠愈見芻  
牧之當求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諱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與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耶

**原注**孟子因欲警悟王他日又自平陸之齊見于王曰王之大夫為都者臣所知識有五人焉而能自知其失職之罪者惟孔距心一人而已于是以已



所以責距心距心所以自責者一一為王誦之王乃自任曰不能發政施仁而使民不得聊生臣不得盡職此則寡人失政之罪也敢不承夫子之教乎

**集註**蒙引臣知五人之知猶識也為王誦之此句記者之言非孟子曰為王誦之麟士曰為都治邑恐亦是大槩語邑有先君之廟曰都雖都字一解然不應執定以証此處也不然何得齊君廟遽有五處語類云恐亦是都鄙之都最得體註曰為王誦之非但稱距心全是替百姓訴說一番寡人之罪此字兼使民失所與民牧不得盡職言此句還是從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悟出○呂晚村曰衰亂君臣大約情相欺過相諉孟子兩說能使各正其罪正在不相借處有謂大夫之罪本于王推勘未嘗不是然有失出處不見聖賢義例之精細矣

### 紙讀章

**提綱**

此章見去就之各有其道下二節紙讀章感孟子之諷因可以去而去下

二節孟子因或人之譏明可以留則留蓋紙讀章守官孟子守道全要見得賓師之所處與臣道不同意

孟子謂紙讀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紙音遲讀烏花反為去聲與平聲○紙讀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申者

**厚** 參淺說孟子謂紙讀曰人臣之義惟君所使乃子之辭靈丘之邑宰而請為士師其所為近似有理也子之意蓋為士師司刑而又近王王之刑罰不申則可以為已責而言之也則一得士師當即有所言今既為士師數月矣聞王刑罰之得失不為不熟矣豈未可以言與其于子之初意謂何也

**集註**存疑謂字作諷字看辭靈丘含官守意請士師含言責意似也乃畧迹而諷其心也且虛說為其可以言也正解似也句意數月二句只激之使言



不會諷之使去

**臣**白文兩言字緊跟士師說。泛講不得。玩註諫刑罰之不中者一句。可見析疑。載李說一條云。今既數月矣。非謂數月中刑罰之不中必多。正以初為士師。或有知之未審者。不敢遽諫。今既數月。則知之已審。可以進言。言字離了刑罰不中說。議論寬而無當。不必從也。

蜚龍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臣**蜚龍因此感動。于是以刑罰之不中者。進諫於王。而王不用。遂致其為

臣之職事而去。雖蜚龍明于進退之義。而寔孟子一激之力也。

**李**上句見其盡事君之忠。下句見其得守已之義。重孟子有以激之。○李岱雲曰。孟子但諷之言。未諷之去。然言便費用。不用便當去。盡不但得孟子言中之意。并得孟子言外之意。能諫便合進字意。能去便合退字意。進退卓

然不苟。故齊人借來諷孟子。見其進不成。其為退。孟子逆探知此意。故末句以進退綽綽有餘裕曉之。○致是致還。其士師之官於君

齊人曰。所以為蜚龍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為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臣**齊人曰。當言而使之必言。當去而使之必去。是其所以為蜚龍而成其去就之義者。則善矣。然在齊而道既不行。去又不決。所以自為者。則吾不知也。何明于為人而暗于為己也。

**集疏**齊人此言。但知律孟子以人臣去就之常。而不知孟子之于齊。寔未為臣也。借蜚龍以譏孟子。重不能去一邊。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原**公都子以齊人之言告孟子。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言謹**

參淺說孟子曰人之去不去亦各有道矣吾聞之也人臣分理政事有

官守者則盡其職若君制之而不得盡其職則去人臣專司諫諍有言責者則當盡言若君拒之而不得盡其言則去兩者不去則尸位而素餐矣此人臣進退之常理也若我于齊雖在三卿之中而不受萬鍾之祿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去無妨得不去非尸素則吾進退固非常法之所得而拘者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齊人何以祗肅相議也

此章意始末回之故上退說進字帶言之進退即去就也不得其職是爲君然不若對無言是爲君所拒二則字甚緊絕不得便去無可寬轉處與下綽

綽相反進退二字活看不進便退也當重退邊○合訂言責雖照應首節兩言字然官守言責一概泛言兩者字不指祗肅而祗肅亦在其中○條辨曰按不得其職則去不得其言則去連下兩去字以見已之無官守言責者之可以不即去也有餘裕正與上二則字反看○餽雙峯曰餘裕是寬緩不迫之意賓師從容諷諫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少焉不入亦當去但寬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恁地逼迫一不得則目下便著休或疑孔子不稅冕而行與孟子之說不同曰正是一般蓋孔子有去志久矣但去得不迫後來臠肉不至方不脫冕而行且如衛靈公可謂無道然亦以賓禮待孔子故孔子在衛極多時後來却因問陳明日遂行亦是久有去志因此遂行耳

**爲卿章**

**齊人**此章見君子待小人之道上節見孟子待驪之嚴下節因門人致疑而答之婉陽以存忠厚之意陰以維道義之防全然是孔子待陽貨家法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行事使事也

**集註** 孟子為客卿於齊為王出弔于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暮進見由往而返乎齊滕之路孟子竟未嘗少假詞色與之言出弔所行之事也蓋以王驪非可與言之人故耳

**集註** 輔慶源曰行事謂祭弔之禮邦交之儀如禮文制數皆是○顧麟士曰反字內兼往字意朝暮見亦無不交一言之理當看行事二字是未嘗與言出使事以示不與小人共事之意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夫音扶○王驪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集註** 公孫丑不知而問曰凡人或勢分相隔或周旋不久則言有不能盡者王驪大夫今攝齊卿之位不為小矣自齊至滕歷二國之境其路不為近矣乃自往以至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孟子有難于顯言者託詞以答之曰使事不治則有可與言夫彼有司既或已治之而儀文器數皆得其宜矣予又何言之有哉孟子之待小人其不惡而嚴如此

**集註** 正解齊卿二句正見可以與言不為小見勢分相次而非隔不為近見相接日久而非迫總要起下未嘗言行事句夫既或治之二句正答丑未嘗

言行事一問予何言哉見不須更與王驪言也所以不與言之意未始及蓋欲使丑自悟耳○范紫登曰夫既二句是託言勿作呆實語蓋縱使不治孟子亦不言也○張山來曰或有司也有司微故或之集註分明不可說有司



既或治之

自齊章

**張**此章見人子當盡其心。然後盡于人心。句最重。先王之不禁人厚人子之用其厚。總是個盡心悅字。校字皆從心來。不以天下儉親。則心盡矣。要段段破充虞木若以美然之疑。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謂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龐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原**孟子自齊歸葬其母于魯。及葬事畢。復反于齊。未至國都而止于贏。充虞謂曰。夫子前日有母之喪。不知虞無治事之才。使虞督理匠事。當日事正。嚴急。夫子方在哀痛迫切之中。虞故有疑而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以釋其疑。

也。向所用之棺木。若似乎太美。然治喪。恐不必如是其過厚也。

**集**嚴是喪事。匆匆也。屬孟子敦治也。督也。充虞見世風之薄。疑孟子葬親之厚。亦必有道。故發此問。便隱然有惜物儉親之意。而不知孝子欲盡之心矣。

○以美二字。就木之堅厚說。○析疑按會意解云。孟子奉母事於齊。母卒。王以鄉禮。含隧。賜賻。得歸魯。三月厚葬後。反齊拜君賜禮也。其止于贏何也。

禮衰。經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境為壇位。響位而哭。此喪禮也。故自魯越國。至齊境上。為壇位。成禮于贏。畢將逐。反魯以終喪。故有平公之見。臧倉之阻。

解者不識。謂孟子歸葬未幾。不終喪。復至齊為卿。可歎。可歎。此說確甚。據此解。則以止贏為餘哀未忘。不能遽前者非也。蓋餘哀未忘。不能遽前。則孟子

無時不如此。非獨止贏之時。又以反齊為急於行道者。尤非。蓋孟子方葬其親。哀慕之不暇。何暇為行道計。而急於如齊乎。得會意解。此段可以正時解

之悞。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厚** 孟子曰喪葬之從厚其來久矣。古者棺槨厚薄無尺寸之度。中古制禮棺始用七寸而槨亦稱之。自天子以達於庶人皆得用之。古人制必從厚如此。非但為人觀視之美而已也。蓋必如是然後堅厚久遠而人子之心借此少盡耳。

**集疏** 此節說先王之制以解木若以美之疑也。古者一句輕只引起下數句。吳孫右曰按下有且此化者節註堅厚久遠意宜虛渾講。人心是人子之心非他人之心。此句是一章著眼處。下文悅字校字正所謂盡心也。輔慶源曰無度想是過于厚觀易喪葬取之大過可見槨稱之亦七寸也。體

註自天子三句推原古人制禮之意。盡是無有虧欠遺憾。然後二字極有味。便舍得為而不為有財而不用皆不是盡。饒氏曰周七寸只如今四寸許。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窮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凡居親之喪而限于禮制而不得為的則分不容厚而不得盡其心。固不可以為悅。若貧乏無財則力不能厚而不能盡其心亦不可以為悅。分既得之而又為有財此正人子盡心之時。古之人皆用之而從厚吾何為獨不然哉。棺槨之美亦猶行古之道也。

**集疏** 以為悅猶俗云如意。此節正說已所以美其本之意。用之謂用厚葬之禮。古之人指周公制禮以後之人言。悅快也。所謂盡于人心也。蒙引曰不得無財二句輕不過設言以起得之為有財句耳。得之有財亦不平只



重有財上。蓋上節自天子至庶人，皆得用古制。已是法制所當得了。但制雖得為而財有不足，亦不能如制。故並言之。○李岱雲曰：論不得無財，是大槩當如此。不僅指棺槨，然吾何為獨不然？然字正與上棺七寸，槨稱之相照。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悛乎**

比必二反，倭音效。○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悛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原諱** 蔡蒙引送終之禮，人子一身固不可不自盡矣。且木之堅厚久遠為化者葬具，不使土親近其肌膚，則死者以安，生者以慰。于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遺恨者乎？此其所以以此為悅，此其所以然後盡于人心也。

**集疏** ○李岱雲曰：按前後雖只一意見，人子當自盡其心，然中間意思亦畧有轉換處。難道說過又說不成，上文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于人心，是正說只要自盡其心，得之為有財一節，是見既得以自盡其心，何為不自盡？這是

就人子身上說。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又正見化者之非堅厚久遠，不可收必無使土親膚于心，乃倭然無恨。確有三層意思，著一且字，甚有意。蒙引謂且字是發語詞，不是更端語，與上只一意，尚欠細膩。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原諱** 向使得盡其心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惜此棺槨之費而薄于其親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財物而儉其親，蓋慎終之禮必當盡心也。則吾向用

木之美者，正盡人子之心，而不敢以薄為道耳。子何疑焉？

**集疏** 此節述所聞言君子不薄其親，正以見已當厚乎親，乃反言以結上文之意也。此不儉親所包自廣不專指棺槨言也。以猶為也。天下總言世上。

言君子不為世間惜財物，却在父母身上減省而儉于其親也。此句直應木若以美然一句不肯太美，便是愛惜財物而謂吾親為可薄矣。



沈同章

**其**此章總言天討之不可私也。上節就燕論燕，見燕有可伐之罪。下節就齊論齊，見齊非可伐燕之人。上節只發明可字，下節只發明未也二字。孟子不肯輕貸燕，亦不肯輕與齊，私字是一章之斷。天字是一章之案。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曾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曾有一任於此，而子悅之不告與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曾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其**蔡淺說：燕王曾惑於邪謀，傳位子之，國內大亂，齊欲乘而伐之，故沈同以其私意來問于孟子。曰：燕可伐與？孟子據理答之曰：可伐。夫諸侯土地人

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任子曾之為君也，不得舉王朝之爵土而私與人。以燕子之為相也，不得好天子之命而私受燕于子曾，如有來仕者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以吾子之祿爵，夫彼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祿爵于子，則可乎？其不可也必矣。彼以土地而私與私受，何以異於是哉？燕之君臣固王法所必討也，此其所以可伐也。

**集**子曾二句正明可字之意。兩不得字說得煞落，是燕君臣罪案重受之天子邊，則可乎？非疑詞言私爵祿者之不可也，何以異於是？據燕論燕，未曾一字及齊。輔慶源曰：沈同問燕可伐否耳，固不問以齊伐燕為何如也。若是以王命來問，孟子必當詳告之，不但曰可而已也。李岱雲曰：時講多以

上節王字與下節天字作眼目，其實非也。不告于王，王字是指齊王特借証句耳。如何可與天字屬對，並列平惟以燕之私相接受為不奉天命，齊之擅行征伐為不奉天討。蓋堯舜揖讓，湯武征誅，皆天也。對下天吏照看以天字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言請**齊人借孟子之言而伐燕或問孟子曰夫子勸齊伐燕有諸孟子曰我未嘗勸之也而謂我勸者亦有由也彼沈同嘗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遂然吾之言而伐之也彼如復問曰孰可以伐之則吾將應之曰惟有道之

君奉天討罪而為天吏者則可以伐之苟非天吏是以暴易暴亦不可也譬如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此殺人之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復問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奉君執法而為士師者則可以殺之若非士師則不免擅殺之罪矣今燕雖為可伐之國而齊則非伐燕之人以齊伐燕是即以燕伐燕也以此觀之吾何為勸之哉

**集說**此節當以天字為主天吏乃奉行天道順理而無私者命曰天命討曰

天討所以可伐少不順理而行私便不是天如何可伐燕不告于王齊亦不告于王燕虐其民齊亦虐其民彼此皆非順理而無私者故曰以燕伐燕。蒙引今有殺人者與人可殺與兩人字不同下一人字是殺人之人也。彼然而伐之以上正言已未嘗有勸齊伐燕之語天吏以下明言已所以不勸齊伐燕之意。問孟子于沈同之間曷為不盡其詞以告之朱子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以其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



足矣。若逆探其情而預設詞以待之。則是猜防險詖之私耳。豈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係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為而不可哉。

**燕人章**

**是論** 此發古今處過之異。以警文過之非。上二節賈曲為齊王解慙。下二節因其輕議聖人之過。而責其不知處過之道也。

**燕人畔** 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言**

齊取燕後。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乃畔于齊。王曰。吾初欲取燕。孟子嘗勸我順民心。既諸侯謀救燕。孟子又勸我置君而去。我不曾用其言。而今其言皆驗。吾甚慙愧焉。而無以見之也。此亦其羞惡本心。有不容自己者。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

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惡監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序**

陳賈。鄒夫。乃逢迎曰。王無以無可解慙為患焉。試問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孰智。王以擬已太高。乃驚嘆曰。惡。是何言也。我豈敢望周公哉。賈曰。

昔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以嗣商後。周公寔使管叔監守殷國。及成王初立。管叔遂與武庚同謀。而以殷畔。周是畔。周者管叔。而使管叔者。則周公也。假使周公預知其欲畔。而故使之。是陷管叔于死。不仁之甚也。假使不知而誤使之。是無先見之明。不智之甚也。非不仁。即不智。仁智。即周公未之能兼盡也。何況于王乎。賈請見孟子。而為王解之。何慙焉。



律疏賈意大段重不知而使見事固難料也引事則在一畔字映帶。吳因之曰此處雖並提仁智其意全側重在智一邊下面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亦是要形起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何周公知其將叛而使之歟亦只相形引出不知也何陳賈主意要坐不智與周公欲以周公不知而使管叔解釋齊王不知而取燕耳。困勉錄仁智周公未之盡句要以不智為主說况於王乎句亦須重不智一邊乃是論齊事本旨。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

未著而其志其亦皆非象比也周公諱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享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序請遂見孟子問曰周公何如人也孟子曰古之聖人也賈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孟子曰有之賈曰周公預知其將畔也而故使之與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也知之則不使之矣賈曰然則公聖人也宜其有知人之明也且有不知而誤使之過與孟子曰凡待他人可以逆料其惡而棄之自不宜有誤使之過今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公以愛兄之心誠信任之寔不料其中變至此然則周公之過不亦天理人情之至為所宜有者乎而豈後世所可以之藉口哉

然則聖人且有過與一句正賈發問之意承接甚緊有過單指不智且字見公且然下于公者可知。兄弟二句不可拆開說言周公是弟而管叔



乃爲之兄也。兄弟一體，公乃心王室，亦即以己心爲管叔之心。豈忍逆料其叛過正在愛兄得來，乃天理人倫所宜有者？故曰宜。○不知管叔之畔與不知燕人之畔，其不智亦相類。但所爭在兄弟二字。孟子不說周公無過，只說周公以兄弟之故，不忍逆料。自宜有此過。在他人不可以此例論矣。不亦宜乎？有多少含蓄。○問周公誅管叔，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有之，其心終有不自滿處。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以此。朱子曰：周公豈得已爲此哉？象得罪于舜，故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于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周公豈得而私之哉？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呂晚村曰：周公之過，何等光明洞達。蓋此時只宜有過，不宜無過。豈儒妄下一轉，曰有過亦如無過，真屬夢語。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覓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

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效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厚

存疑且夫人之處過，亦有古今之不同焉。古之君子有過則就自家

改了。知之未嘗復行。今之君子有過就自家順從了，只依他做去，而憚於自改以成其過。古之君子其過也無所掩覆，如日月之食，而暫晦其明，民皆見之。而及其改之也，復于無過。如日月復明，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但順之而已，又從而自爲之飾詞以文其過。則其過遂深矣。各一過也，而古今不相及。



如此可不省哉

**集疏** 蔡氏曰今之君子不必指賈亦不必說指王只閑閑泛論一番而隱寓責賈之意。存疑于改之下又說个見仰于順之下又說个為之飾詞是即上兩句而充拓之也為之辭是自文已過陳賈代為君辭又在言外今之君子泛說。麟士曰此節即連過字帶下如日月四句就於上改之內看出不隱諱意豈徒二句就於上順之下添出為之辭意一是不諱其過一是文飾其過皆推進一層說而其意實重在為辭上。翼註古之君子泛說不指周公末段民皆見之固不肯為之辭更也民皆仰之又何必為之辭如此說方與下面有情。末繳云此古之君子所以卒復于無過今之君子所以卒歸于有過也自愛其身者因當以古人自處愛人以德者又豈可以今人待之哉陳賈本為君文過而反陷其君子有過此意須暗含著為妙

**致為章**

**提綱** 此章總見君子不以利為去就也首二節婉答齊王見行道之心下面深拒時子見守道之義蓋齊王徒以利來籠絡孟子而時子陳子不悟其非君臣師弟之間有市心矣故孟子引季孫之言釋龍斷之說詳言利之一字以曉之而道之行與不行勿論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集疏** 孟子仕齊為卿雖不受祿亦臣位也久而道不得行乃致為臣而歸去蒙引致送至也致為臣送還其臣于君也。孟子于齊仕而不受祿其所謂祿不過署其名而寔則未嘗食祿任事正所謂前日為卿者辭十萬之祿也故去就得以自由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原請** 蔡淺說王就見孟子曰前日夫子未到吾國之時寡人願一見而不可得及到吾國而寡人得侍夫子不但寡人喜悅凡吾同朝之臣皆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雖夫子高尚之志已不可回而寡人願見之心自不容已不識夫子肯不終絕可使此別之後尚可再來使寡人得再見否乎孟子對曰異日至齊未可預必不敢以請于王耳然繼此得見乃吾之願也此可見行道為君子本心而枉道為君子之大戒也

**集說** 得侍謙言得侍賢者同朝謂羣臣也說同朝皆喜則王之喜又當何如○王曰繼見目下已無留之之寔可知就見數語似留似別孟子謂不敢請者嫌于干進因所願者不忘愛君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為士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

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原請** 孟子雖欲去而猶不忍即去至于他日而猶在齊也其望王可知矣王因謂時子曰我待孟子以卿相之位而猶不肯留必謂我尊敬之未至耳我欲當齊之國中而授孟子以室居養其從游弟子以萬鍾之祿使上而諸大夫下而國人皆尊之為師有所尊重而取法焉子何不為我言之而使之勿去也

**集說** 王氏曰王寔無意留孟子見其他日未即去故姑留以博好賢之名室與祿不平重祿上故下只以萬鍾言○玩諸大夫國人總是子弟從之之事而非其君用之之事分明是說孟子迂濶難用而姑使之坐鎮雅俗耳豈孟子行道本心矜式二字相連乃敬而法之非敬自敬法自法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集說** 時子奉王命因託陳子以轉告孟子陳子遂以時子之言告之孟子  
○蔡氏曰因猶托也○體註按時子陳子轉相告語處皆意王命為可  
從不諫孟子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  
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  
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原註** 孟子以道既不行義在必去而此意難以顯言乃婉言以拒之曰子所  
述時子之言固然但時子惡知我之不可以留齊也夫齊王之所以處我者  
如此而復留是我欲富矣如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鍾之祿而  
不受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辭多而受少欲富者固如是乎况我本非欲富  
也

**集說** 然字是然其留行之言非許其說得是惡知句意雖說道不行却又難  
於顯言故把不可留置之不說只借他萬鍾一句言之俱是對俗人話頭○  
主觀濤曰齊王原非疑孟子欲富而孟子自辨之玩此數語隱然寓已之志  
在行道也若謂欲留予者必諫予之所欲使予欲富必不辭多而就少也既  
非欲富則所欲始有在矣行道意言外可想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執不欲  
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壘**○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壘之斷  
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  
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  
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原註** 且我既辭卿位復以萬鍾留齊是不得于彼而求得于此與子叔疑無



異矣。昔季孫嘗譏子叔疑曰：異哉！子叔疑之爲人也。使已得位爲政，至不見用，則亦已焉矣。又必百計營求，使其子弟爲卿，以代已專政。此其志不過爲富貴耳。夫人情亦孰不欲富貴，而子叔疑獨于富貴之中存患得患失之念，展轉圖謀，有私龍斷焉，不亦異乎？季孫之言如此。

**集論** 申明上節不可之意。辭王之意上文已盡，此下只發明欲高二字。孟子辭此而受彼，叔疑失此而求彼，壘斷得此而兼彼，其爲利一也。故引之。○叔疑是客，龍斷是客中之客，釋龍斷在下節。此宜渾講。○正解獨字與孰不字相應，私竊據也。又從獨字生來，以人有同欲者而已獨專之，便有竊據意。○輔慶源曰：舉季孫所譏子叔疑之事，以見我不敢效此之意。辭彼而受餽，雖多寡之不同，畢竟是既不得于此而又求得于彼也。○存疑龍是崗龍斷絕也，謂崗壘之絕高處。

**按** 此節兩使字不同。蒙引謂下一使字乃使令之使，卽叔疑使之也。上一

使字爲假使之使，此句非也。叔疑原係實事，何故用假如口氣作此虛說之詞耶？陸稼書曰：上使字直貼國君而言，謂魯君使之也。大槩云魯君使已爲政，既不用，則亦已矣。乃叔疑又營謀使子弟爲卿，非欲富貴而何如？此解較妥。蒙引未是，故持暢其說。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也。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原議** 夫所謂龍斷者，何如也？蓋古之爲市者，各以其所有之物，易其所無之物。有司者治其爭訟而已。未始征其稅也。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最高處而



登之以左顧右盼而網羅一市之利思盡取之人皆惡其專利而以為賤故從而征其貨以抑之後世緣此征商人。是征商寔自此賤丈夫始矣。此季孫龍斷之說也。蓋所以譏子叔疑不得于己而又欲求得于子弟也。龍斷可為哉。此子所以不留也。時子惡知之耶。

**集疏**

莫註以有易無見古無專利之心。有司者治之。見古無征商之法。此句特揭古人之不征商以起下征商意。饒雙峯曰。左右望。是欲全得之。萬一不得于此。亦可得于彼。不得于彼。是譬喻辭十萬。得于彼。是譬喻受萬。此釋龍斷二字之義。重一賤字。見為利則為賤丈夫。而我之行止。固不可以利誘也。總見不可復留之義。罔有一網括盡之意。○征之。是征此賤丈夫。征商則征及一切也。

**去齊章**

**是絕** 此見君子不可輕留而留君子者必開悟君心以君命留之而後可也。

首節去國而有所望。次節因人之留行而示以絕之之意。下二節因人之不悅而明其絕之之由。○倪新安曰。孟子之于齊。齊王既不能如繆公之待子思。固無以安孟子矣。次焉而齊臣又無賢者為之維持調護。孟子亦豈能安其身哉。孟子之德無愧于子思。齊王如繆公之待子思。直也。故未又以不及子思為言。泄柳申詳之事。姑引以言齊之無賢臣耳。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

**序論**

孟子已去齊而仍宿于晝。亦遲遲吾行而未忍遽去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

為去聲。下同。隱於斬反。○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序論**

時有以已意而欲為王留孟子之行者。坐而言其所以留之之意。蓋有愛賢之意。而不知待賢之禮也。故孟子不應其言。且隱几而卧。若置之罔聞。



馬

**集疏**

隱而卧。蓋示不欲聞其言。而亦不欲接其人。總是絕之之意。此全因其不用王命而絕之。不因其坐而言也。李岱雲曰。客欲為王留。則徒為齊王不為孟子。為齊王者。博留賢之虛名也。不為孟子者。知孟子以道不行而去。今王不留而客代留。是速之行也。按隱几者。手憑几上。几掩手下。有隱伏意。備考演繁露曰。几與案自是兩物。几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中。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

不能安其身矣。

**原註**

參淺說。客不悅曰。弟子以夫子之行。不敢輕率而留。齊宿而後敢進言。

夫子卧而不聽。拒人如此。請從此辭。勿復敢見矣。孟子曰。坐。子不知我隱。凡不應之意。我明語子。大凡賢者之去就。非苟焉已也。昔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于子思之側。以通其敬賢之忱。所以能安子思也。若無人乎子思之側。道達其誠意。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在魯時。有薦賢者在繆公之側。稱道二子之賢。而啓君以重道之意。所以能安其身也。若無人乎繆公之側。以維持之。則二子必去。不能安其身。可見賢者在人國。其上必有好賢之君。其次必有好賢之臣。而後可留也。

**集疏**

蒙引。兩無人乎。俱反言。以見其有人。上人字。是繆公使之。下人字。是魯

廷自有其人。使公無失禮于賢。說子思一段。影客當奉王命來說。泄柳申詳一段。影客當開悟齊王敬賢之意。其寔孟子所以自處。則惟在于子思之一



事若二子則帶言之。觀下文慮不及子思之言可見。蔣先庚曰：無人乎三字，要看雖繆公使之却得此人，亦是賢者，伺候道達必有盡其道處，須說得此人好。方與下子為長者慮二句相合，不然只說繆公敬賢耳，只可責王，何必責之此客。條辨曰：文勢是因繆公之所以能安子思，泖柳申詳之所以能安於魯者而推原其必有人也。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集說** 參蒙引：繆公之于子思，則自使人于其側，使子之留我，出自王之誠意，則待我以禮，安敢不留？今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則是子為長者慮而不及繆公，所以安子思之事，是不以子思待我，薄待長者矣。子試思

之留我而寔輕我，豈非子先絕長者乎？而顧可謂長者先絕子乎？而可知我隱几不應之故矣。

**集說** 不及子思，不似留子思者，承繆公之命也。子絕長者一句，勿認作兩語之詞。上句承不及子思來，是先絕長者也。卧而不應，分明是絕，但不為先絕子耳。李岱雲曰：魯人安子思，周旋于未去之先，齊人安孟子，私言于既去之後，子為二句，正責其平日不專指留行一節，然即留行時，能轉移齊王改其前此之失，而奉命以留孟子，則亦未始非三宿而後出晝之心也。須兼平日與臨時說。

尹士章

**集說** 此章見君子去國不得已之心。首節分上因孟子之去，而尹士致其議，重濡滯邊，故孟子亦只辨濡滯一節，下因孟子之言，而尹士悟其失也。重在王猶足用為善句，此正所以不得已處。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于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語去聲○尹士齊人也于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原講** 孟子去齊而遲遲其行尹士私語人曰去就乃士人之大節甚不可苟也王之非湯武人皆知之若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而必欲輔之以立功業則無擇君之智是不明也若既識其不可然且至齊而就之則是志在利祿而于澤也千里而見王志在遇合以不得遇之故而去宜其速矣乃三宿於書而後出境是何濡滯也孟子平日所為我所悅服士則因此一節而有所不悅于心也

**集疏** 尹士譏孟子雖有三層然曰不明曰于澤不過即前日來齊之失以形今日濡滯之失意遊重濡滯一句濡滯謂道不行而去之不速也○不明在

不識上看出于澤在然且至上看出兩則是字原是翻弄語尹士已為孟子開釋了只三宿出書却令人有不能代為之解者故曰茲不悅茲指去齊濡滯言

###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原講** 參序高子以尹士相譏之言告孟子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原講** 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之心哉千里而見王誠不敢逆料王之不可為湯武竊意因之以行道濟時是予之本心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本心所欲



哉道不得行而位不可苟。展轉思維予蓋有所不得已于此也。此予所以三宿而後出晝耳。

**集疏** 翼註惡知予哉空空說不得已三字重看惟不得已而去故三宿猶以

為速猶望復追也不得已有兩意道既不得行位又不可苟下二節意俱跟此句說去孟子雖只辨滯滯句然曰千里見王是予所欲便見王未必不可為湯武而非干澤之意尤明此不辨之辨上二層意自解。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序論** 予不得已而去故三宿出晝尹士以為滯滯于予心猶以為速蓋以王

之所以使我去固王之過然人孰無過而過無不可改王庶幾改之乎王如改諸則以王道為必可行以吾言為必可信必將反予而吾道之遇未可知矣此三宿出晝之心即千里至齊之心也而安容遽出境也。

**律論** 此節緊承上不得已明未出晝時心事。猶以為速猶字正從尹士是

何滯滯句來語氣緊緊相反王庶幾三句是未出晝時望其如此予雖然以下是出晝後猶不忍舍王皆因其足用為善故耳若將猶以為速節作出晝後事未免與下節意複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哉

**原論** 惟其出晝而王不予追也則王心終于不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而長

往以決也雖然歸志決矣予豈終能舍王哉王之天資朴實推其不忍廣其所好猶足引用之以行王道而為善也使王果有志于為善而用予以輔之



則保民而王。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湯武之功未嘗不可致也。王庶幾改其過乎。吾方日切望其反子而能終舍之耶。

**集說**

三宿一節言方去之時有望王之誠。此節言出書之後有望王之誠。庶幾三句明予心猶以為速以見非濡滯也。王猶足用以下正明豈舍王意。王如用予三句正見足用為善意。

**因**

足用為善用字雖屬輔佐者言而足為善者原在王也。豈徒二句實見齊王有此安天下之資。故雖既去而猶不能忘。著重在王身上講。方與不舍句緊關併通章大旨有合。若謂轉移之機全在能用孟子上徒恃王足為善無益。此乃是後一層議論道理未嘗不是。而與不舍意反說開去。當日一段悽惋眷戀神情失之遠矣。麟士解原確後人以翻新失之不可不辨。論安天下之本領自具。孟子但不得其君之足用為善。則本領亦苦於無所施。孟子之惓惓於齊王者。實欲用齊王耳。翼註云王如用予四句。

非自負語。正見王之足用為善也。此說不易。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目之力而後宿哉。

悻形頂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原**

夫子之民生在念。而故主情深。固以君子長者之道當如是也。豈若是小丈夫然哉。有所諫于其君。而君或不受。則心懷忿怒。悻悻然不平之色。見于其面。怒然而去。窮盡一日馳驅之力。而後止宿。全無愛君憂國之心哉。予之不得已。如此。尹士惡知之。

**集說**

此節合上兩節只是一意。反覆言之。以辨其濡滯之譏也。通節一氣讀。勿斷始而諫。諫不行即去。去則必速。與上出書相應。李衷一曰。此小丈夫不要看低了。亦是要君好的。但主意只為自家一身傷于過激。是學問未充。而志量狹隘者。然字即下三句意。朱子曰。孟子之進退。吾行與孔子去魯。



之心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蕢之果于去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

**原義** 尹士聞之自悟其失曰。士誠小人也。但見得去就之際。不可不明。豈知行道濟時愛君澤民之念。惓惓不釋。君子之所為。有如此也。

**集疏** 此小人以識言與上節小丈夫以量言者。畧別。集註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也。餘意則後來不得已之意耳。聖賢出處去就。屬于世道。則大只為一身。則小尹士亦見孟子不以一身為去就。而以世道為出處。故云然。蔡虛齋曰。此章自尹士惡知予哉。以下通是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只從此見得耳。

充虞章

**釋義** 此章見孟子憂世之心。以時可為而不得為也。註憂世樂天。雖分兩項。總因名世生來憂者。憂名世之不見用。樂者樂名世之不終窮。然意重憂世。一邊通章重此一時一句。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原義** 孟子不遇去齊。憂世之心。有不覺形之於色者。充虞路中問曰。夫子出晝以來。若有不豫悅之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窮通得喪。天也。君子不得于天。而不怨天。用舍予奪。人也。君子不合于人。而不尤人。以此言觀之。則宜無往而不豫也。夫子何為而有不豫之色哉。



**集說** 充虞之問是慰孟子語。主釋其憂說不是。譏詞。○體註孟子不豫原非怨尤。充虞認不豫為怨尤耳。須抑揚重下句。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集說** 孟子曰不怨不尤是我平日誦法孔子之言。但我今日之不豫亦自有說。蓋前日為君子修身者言。只反求諸己。不愧不作。便忻然有以自樂。彼固一時也。其在今日却要得君行道而遭際不偶。則上畏天命。下悲人窮於心。自有不能忍。者。此又一時也。時之所值不齊。而心之憂樂亦異。豈可以一律論哉。

**集說** 陳新安曰前日言不怨不尤之日。與今日之所遇之時不同。下皆言此一時之意。○主觀濤曰不怨不尤是聖賢一生心事。悲天憫人是聖賢一片擔當時分彼此亦姑就充虞卧見言之。原非兩時事。觀末節可見。○李氏出雲

曰彼一時常解動云安常無事。時夫無事時不怨尤。有事時使怨尤。其復為君子乎。須知不怨不尤是君子自修之實。若有不豫是悲天憫人。關斯世之治亂。寔非以怨尤而不豫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則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臯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集說** 且子亦知此一時之不能無不豫乎。自古明良相遇必有一定之期。而不可易。歷覽往世大約五百年貞元會合必有王者受命而興。然王者不能獨治其間必有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出而輔之。蓋自古而然矣。何今之不然也。

**集說** 大全通考此節為下節數與時張本與下節為一段。止承此一時而言。五百年最重孟子不豫根源全在此。○范紫登曰兩必有重看其間指將興



未與時言孟子自是名世。惜無王者興以為之輔佐。此意至下文方說出。李岱雲曰：看來不是因王者而後有名世，亦不是因名世而後有王者。總是氣運到五百年則貞元會合，亂極必至之時，才必有王者。便必有名世。聖賢相原在一時，故曰其間此原不必有先後之分，亦不必有名世。靠王者抬舉與名世，乃能抬舉王者之說。兩必有是世數運會之常，下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乃是世數運會之變。孟子所以有數過時可之慨而不能無不豫也。此節只引起下節。趙氏惠曰：堯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五十年，禹至桀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年，為商是堯舜至湯共五百八十年，湯至紂三十王六百二十八年而周興。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乃由周文武而來王者不作七百有餘歲矣以五百年之數計之則已過其曆矣以當今之時考之則亂極思治王者當興而名世可以有為之日矣于此時而不得一王者以輔之有為而立名世之事業此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集說** 蒙引由周至則過矣。是一段事以其時考之。又是一段意。其歸則同。宜串講。○體註五百之期亦屬大槩。遲速尚未可定。惟驗之時則王者十分該與名世十分該有全是急望。口氣。○仇滄柱曰：數過頂上句來時可。又轉入一層。○李岱雲曰：上節只言其數由周而來三句已對得過此一節。然數過而時未可。既非亂極當返之時，何必作撥亂反治之望。似孟子亦不必定有所為而有所不豫也。惟以其時考之，又亂極思治正可有為。則名世王者當兩相湊拍而今竟不遇王者以得有所為而安得無不豫。故數與時並論却側重時字上。平列者非。○只是數過時可正當有為無恨其過亦無幸其過。



之意。○呂晚邨曰：數過時可，而王者不作，則亂靡有定，則此時安得無斯世斯民之憂乎？此正應此一時也。句。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原註** 夫世之治亂，皆天為之。當此時而我猶不遇，或者天意尚未欲平治天下耳。如天意一轉而欲平治天下，則當今之世，懷名世之具者，舍我其誰也？天意未可知，則平治固有日，而其具又在我，則大行猶有時。隨吾所遇，安意以待之耳。吾雖若不豫，而其實何為不豫哉？

**集註** 輔慶源曰：自上節視之，不能無不豫。憂世之志也。自此節視之，實未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視之，則相反。自聖賢言之，則並行而不悖。○

麟士曰：集註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活甚便，可想得見。未嘗不豫意，初無難解。○前節註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此句煞住妙。若無此句，亦起吾何為不豫哉，不得。○條辨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仍跟上數過時可來。如欲平治天下，內包有必生王者意。吾何為不豫，單承舍我其誰來，存疑兼承大謬。○范氏曰：本文天字以氣數言，註樂天天字以理言。

**按** 體註從上文看下，此重遇合不重抱負，方不涉自誇。此說非也。註中其具在我四字最妙。戰國說士滿天下，其具何在？居仁由義抱平治之學者，孟子一人而已。上面兩個必有孟子信天處，全是卓然自信處。見得在我分量真耳。故此處直下舍我其誰一句，正是真實語，非大言也。惟平治之具在我，任他時數衰亂到極處，皆不難以其具而挽回之。此即是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學問。故曰無不豫。若專重在遇合上講，止晚村先生所云乘時賢相何代蔑有，以此當名世，則不應三代後平治之運會反密且盛於



三代也

居休章

**是**此章總明孟子不受祿之意。次節明其不受祿之由。末節雖言所以不速去之故。亦正發上不受祿之意。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是**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居人之位則當食人之祿。今夫子既仕于齊。而又不受祿。豈古之道有然乎。

**集**丑非泛問。亦明知古無此道。特未解不受祿之故耳。此問直指孟子說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是**曰先王制祿以養廉仕不受祿非古道也吾之所以不受祿者蓋有故

焉以吾始來齊于崇地得見王即知其不能我用退而便有去志此志不欲變故不受其祿也不然去志已決而復受其祿不將苟祿乎

**集**陳新安曰道不行于齊其幾已見于此。翼註曰內懷去志而外受祿便是為利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謬乎

**是**志不變則當去而不速其行者何也吾見王之後齊繼而有師旅之命上下戒嚴不可以請去勢有所阻不得不久留于齊是久于齊者寔非我志也夫我始終不受祿之故如此豈可以古之道例之哉

**集**既有去志而不受祿則似不宜久于齊故又以此節自解師命只渾說不必指定齊國伐人亦不必指定他國加兵退而有去志久于齊非我志也



兩志字相照應。隱然見志在行道。故不為苟祿。○莊南軒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晝而以為速。此章云云何也？初見察王之情，必有不能用者，則何去之幾。未嘗不先覺也。又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祿。姑留以觀其感悟與否也。豈徒為苟留而已哉。

命而欲之命也。國君欲其獲而志也。○其且曰：出而受祿，雖也。不受齊祿。而欲其命，不可。以命人於齊，非其志也。

與長為祿

與長為祿。亦明知古無此道。特未解不受祿之故耳。此間直指孟子。○其且曰：出而受祿，雖也。不受齊祿。而欲其命，不可。以命人於齊，非其志也。○其且曰：出而受祿，雖也。不受齊祿。而欲其命，不可。以命人於齊，非其志也。○其且曰：出而受祿，雖也。不受齊祿。而欲其命，不可。以命人於齊，非其志也。







